

# 金史

## 卷四十八

378

T 2455/17

#7  
10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ChL 2455.17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           |          |          |         |          |         |         |          |          |          |          |          |          |    |    |    |    |    |
|-----------|----------|----------|---------|----------|---------|---------|----------|----------|----------|----------|----------|----------|----|----|----|----|----|
| CM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 Lab D50 2 | 95/0/2   | 81/0/0   | 66/0/0  | 51/0/1   | 35/0/0  | 20/0/0  | 29/19/54 | 55/39/33 | 42/57/29 | 82/4/79  | 51/50/13 | 50/28/29 |    |    |    |    |    |
|           | 38/14/16 | 66/16/18 | 50/5/22 | 43/14/21 | 55/9/25 | 71/32/0 | 62/34/60 | 40/9/43  | 52/48/17 | 31/21/21 | 72/23/57 | 73/19/68 |    |    |    |    |    |

弘簡錄卷二百四十四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載記 金忠節三

馮延登女妙真

徒單益都

劉均粘合則山王賓王進

烏古孫仲端

烏古孫奴申蒲察琦

聶天驥女舜英

赤盞尉忻

楊達夫

烏古論黑漢

完顏仲德

烏林答胡土蔡八兒毛佺等

郭蝦蟆粘葛完展

完顏絳山

畢資倫

張天綱

馮延登字子俊吉州吉鄉人世業鑿以幼穎悟令事舉業登承安二年詞賦進士調臨真縣簿德順州軍事判官泰和元年轉寧邊令大安初七月雹害稼發粟賑貸全活甚衆貞祐二年補

尚書省令史尋授河中府判官改平涼行省左右司員外郎興  
定五年入爲國史編修改太常博士元光二年知登聞鼓院兼  
翰林修撰奉使夏國回就充接送伴使正大七年遷國子祭酒  
因善應對假學士承旨充國信使以八年春奉國書朝見于虢  
縣御營元主問汝識鳳翔帥否對曰識之又問何如入曰敏于  
事者遂令招降不然殺汝對曰臣職惟奉使豈令招降今越職  
必死招之不從亦死不若卽死爲愈明日復問汝曾思之不願  
對如前問至再三執義不回又明日乃云汝罪當死但古無殺  
使者理汝愛汝鬚髯猶汝命也叱左右以刀截去之延登岸然  
不動命拘之豐州二年後放還哀宗撫慰久之復官祭酒歷禮  
吏二部侍郎權刑部尚書明年元兵圍汴京倉卒逃難爲騎所  
得欲擁而北行延登辭情慷慨義不受辱躍入城旁井中年五

十八女妙真適進士張慥爲洛川主簿元兵入邠延守臣以  
西路芻粟輸不時至檄慥詣平涼督之時延登正任行省慥欲  
偕攜以往辭曰舅姑老矣子行妾留奉養十一月洛川破妙真  
從舅姑匿窟室兵索得之泣與舅姑訣曰婦生不辰不得終執  
箕箒義不從辱卽攜三子赴井死時年二十四縣人從而死者  
數十人慥歸發井得屍殯于縣之東郭外

徒單益都與粘合荆山時稱忠良之士益都累官延安總管正  
大九年正月行省事于徐州到官纔三日徐邳義勝軍總領侯  
進杜政張興率所部三千人出降州內兵甚少乃籍州人及運  
糧埽兵得萬人乙巳元兵傅城燒南關而去侯進時爲京東行  
省以千人來襲二月庚申未明坎南城而上守者皆散走城中  
喧呼元兵已入南門益都聞之不及甲率州署夜直兵三百由

黃樓而南力戰禦敵亂定遷賞有差自是軍勢稍振復奪敵所據張益波取蕭縣破白塔戰于七山救被俘老幼五千還徐既而進亡命駐靈壁政與興亦慮為元所害窮窘自歸復撫而納之興留徐政還邳州久之城本空虛政亦廢弛二子兩姪為軍將頗侵漁軍民所用青州人王祐為埽兵總領將千七百人有過嘗不責治故亦橫恣因與河間張祚下邑令李閏義勝都統封仙遙授永州刺史成進忠輩謀以六月丁巳夜燒草場作亂祐恐事不濟亟召張興與同事興推祐為都元帥復懼祐圖已并祚皆殺之因大掠城中益都先夜挈妻子縋城而出壬戌國用安率兵至徐執興與其黨十餘人伏誅遂以封仙為元帥兼徐州節度使益都窘無所歸乃奔宿州節度使紇石烈阿虎不納與諸將駐于城南宿有鎮防軍逃還阿虎疑為叛歸亦不納

城中鎮防千戶高臘哥結小吏郭仲安謀就徐州將士內外相應以取宿卽授楊妙真甲戌夜半仲安開門納徐軍總領王德全及妻弟高元哥與東面總領劉安國入城縛阿虎父子殺之請益都主帥府事益都不從曰吾國家舊人為將帥亦久今大事已去方逃罪不暇豈有奪人城池以降外方乎卽日率官吏行至穀熟東遇元兵不屈而死

劉均河南林慮人正大中為亳州觀察判官與節度使粘合荆山同為守禦天興元年正月元兵游騎自鄧至亳鈔鹿邑營于衛真西北五十里時太康諸縣皆降鹿邑令高昂霄與衛真令楚珩咸知大勢不支明諭縣人以避遷之意一同走亳二邑皆降亳州止有單州兵四百人號鎮安軍皆紅襖餘黨力盡來歸變詐反覆提控楊春都統戴興屯已六年反假遷民為軍防之

元兵臨城荆山與均悉籍丁壯為軍并修守具元兵北還乘間縱民收麥民得出輒遁城為之空因遣將領分往招之并將領亦不返乃請于歸德帥府得甲騎百餘既至春與興疑為謀已至夜掩殺殆盡荆山出走衛真州中豪貴悉被剽掠有劉堅者初為大兵守城被擒囚獄春乃出之使為宣差同歸于元五月乙巳元石總管入亳改州為順天府以春為總管興為同知劉順治中留党項軍千人守之屬縣皆下惟城父令李用宜不降春質其妻子竟不屈而死副提控邢某剛直循理將士嚴憚之時方臥病聞春亂流涕不自禁至是遣人舁致之邢指春大罵慚惡無言春欲害荆山家邢力勸止且令給道路費送之出城邢尋病卒二年四月元將忒木禰攻歸德春遣興提精卒往赴獨與疲弱者守城亳州人王賓反正復以荆山為帥春渡河北

遁既而崔七斤為亂又殺賓朝廷不得已拜七斤節度使就其兵仗入蔡八月劉順仍攻七斤殺之鎮安軍復怒州人殺其家屬召元兵來攻不能拔殺屬縣民渡河而去既而春復攻亳入據之至六月宋兵復來春乃脅均同降均佯應之歸其家取朝服顧妻子曰我起身刀筆仰荷上知始列朝著又佐大藩死亦足矣今頭顱已如此假使有十年壽何以見先帝于地下乎卽仰藥而死春遂出降劉堅奔北王賓字德卿貞祐二年進士調蘭陵主簿辟虹縣令入為尚書省令史坐事罷歸為人外若曠達內謀畫深遠遇楊春為變與節度判官王進魏節亭呂鈞約城中軍民復其州遣節亭詣歸德以聞哀宗嘉之授進節度使賓為同知節亭副使鈞觀察判官遷蔡之日賓奉迎于州北之高安與語大悅恨用之晚擢為行部尚書世襲謀克上初至

亭留參政張天綱會計忠孝軍家屬口糧就遷有功將士時毫  
之糧儲不廣軍士怨賓等常吝惜適又徵民運鐵甲糧糗入蔡  
皆不欲行鎮防軍崔復哥王六十之徒作亂窺天綱與賓等於  
一樓上銓次立功等第環甲譁諫而登天綱問曰卽欲見殺客  
我望闕拜辭賊曰無預相公卽拽賓及呂鈞往市中鈞且行且  
跪涕泣俱下賓岸然不懼大叫但殺乃並害魏節亭并節度判  
官孫良觀察副使孫九住天綱以便直援復哥節度使罷所運  
物人心始安王進本起軍伍前爲譙縣尉散家所有以濟貧民  
荆山遣由間道入汴納奏自誓必死賞以物不受旣至以勞援  
前官賜以白金亦不受一時甚稱之又宿州衆僧奴下宣差李  
喜住時往歸德運糧還聞亳州詔爲振武都尉將兵三千應  
援遇元兵步騎十萬圍亳衆寡不敵獨與三人間道入城王進

卽付以兵元兵攻八日不能下五月壬子兵退六月壬辰車駕  
卍行至亳欲喜住扈從入蔡進奏臣不知治體乞留喜住此州  
若去亳卽不守詔以爲集慶軍節度使便宜從事進領帥職七  
月進亦被害喜住先往城父督糧聞亂遂不敢入後援于宋  
烏古孫仲端本名卜吉字子正承安二年策論進士爲人樂易  
寬厚知大體奉公好善獨得士譽宣宗時累官禮部侍郎與翰  
林待制安延珍奉使乞和謁見元太師木華黎已留延珍不行  
獨仲端往並大夏涉流沙踰葱嶺至西城見元太祖皇帝致使  
事乃還朝廷嘉其勞進官兩階延珍進一階歷裕州刺史正大  
元年召爲御史中丞奉詔安撫陝西及歸權參知政事奏知開  
封完顏麻斤出吏部郎楊居仁奉使不職辱君命失臣節宜償  
禮幣誅之尚書省具獄詔免死除名會議降大軍事及諍太后

奉佛涉亡家敗國之語上怒貶同州節度使哀宗將遷歸德召  
 為學士承旨兼同簽大睦親府事留守汴京元兵圍汴日久食  
 盡諸將不相統一自度事變不測與同年裴滿思忠數言人死  
 亦易事耳因寫一詩示之大槩為人生大似巢燕或在華屋杏  
 花下或在村居茅茨及秋社甫臨皆當逝去如人有富貴貧賤不  
 論其終一死耳書畢送思忠出門曰此別終天矣返而自縊  
 其妻亦從死明日遂有崔立之變子即愛實嘗為護尉奉御語  
 亦當以傳思忠字正之本名滿刺篤任汝州防禦使  
 孫奴申字道遠由譯史入官性伉特敢為有直氣嘗為監  
 察御史以事糾罷中丞完顏百家酷烈朝士聳然後為左  
 近侍局使皆有名哀宗東遷為諫議大夫留汴京居守崔立  
 同裴滿阿虎帶完顏珠顙咸自縊阿虎帶字仲寧珠顙字

仲平皆女直進士時不辱而死者奉御完顏忙哥大睦親府事  
 烏古孫端大理裴滿德輝副管宮掖右副點檢完顏阿撒參政  
 完顏奴申之子麻先是立講議所于汴受陳言文字選朝臣蒲  
 察琦并御史大夫納合寧以下十七人領其事 蒲察琦者名  
 阿憐字仁卿棣州陽信人性沉靜好讀書知古今事試補刑部  
 譯史掾承元世襲謀克正大六年辟秦藍總帥府安平都尉粘  
 葛合典下都統兼知事其冬小關破事勢已迫琦嘗與合典區  
 處軍事不離左右令避矢石自言業已從公死生共之尚安所  
 避素與同事元好問善勸共改節琦謂在京人皆可獨琦不可  
 今但以一死付公因泣涕而別其母完顏氏素稱孝謹適夢有  
 人潛伏梁間即跪而言兒意正在此母夢先見耳家人輩泣勸  
 止之母令勿勸兒所處是矣即自縊時年四十餘

聶天驥字元吉五臺人起家畝畝至寧元年登第調汝陰簿雖  
州司候遷封丘令興定初辟爲尚書省令史時胥吏擅威士人  
往往附之獨天驥不少假借尋授吏部主事權監察御史論外  
戚就與夏國使者會同館私自貿易失大臣體且取輕外方太  
后怒之出爲汝州防禦同知驛名遙領金安軍節度副使兼行  
尚書省都事未幾入爲右司員外郎轉京兆治中尋知衛州行  
六部尚書事慶陽圍急充宿州總帥牙古塔經歷官以救之圍  
解從別帥守邠州帥欲棄邠而東力勸止不從帥坐逮天驥降  
職尋有訟其寃者卽召簽開封府事旬月復右司員外郎月憂  
起復舊職遇崔立變被劄甚日夜悲泣恨不卽死其女舜英頗  
讀書知義理年二十三適進士張伯豪夫卒仍歸謁醫救療割  
股以進天驥嘆曰吾幸得死兒女曹尚欲活我耶竟鬱鬱以死

舜英葬其父明日亦絕脰而死天驥沉靜寡言不妄交遊能以  
雅道自將踐歷臺省不爲阿附重以賢女孝行一時人士稱之  
以爲不及

赤盞尉忻字大用上京人當襲其父謀克不願就中明昌二年  
策論進士選爲尚書省令史吏部主事監察御史言諸王馬  
至京師和買諸物失朝廷體有詔禁止遷鎮南軍節度副  
與丹州刺史耕鞠場種禾合穗進之于朝特詔褒諭轉鄭州防  
禦權許州統軍使丞相高汝礪嘗薦其才可任宰相元光二年  
正月召爲戶部侍郎二月以戶部尚書權參知政事兼修國史  
詔諭近臣尉忻資稟純質事可倚任且其性孝朕今相之國家  
必有望汝輩當效之也正大元年五月拜尚書右丞哀宗欲修  
宮室尉忻極諫以臥薪嘗膽爲言上悚然從之五年致仕居汴



遇崔立變名家人付以後事望睢陽慟哭以弓弦自縊而死時年六十三一子名董七沒于兵間弟秉正字正之

楊達夫字晉卿耀州三原人泰和三年進士素有才幹歷任可紀名補省掾坐草奏字誤降平涼府判官轉鄠縣主簿事從簡易吏民樂之因愛其山水之勝且時方多難棄官隱居因家焉日以詩酒自娛了無宦情會元兵至徙民東入關與衆偕行及韶避于州北之橫嶺為游騎所執將褫其衣挺然直立略無所懼大言我金國臣子不幸進退無路不過一死忍裸袒以贖天日耶遂見害時有兩山潛伏之民竊觀者皆相告曰若此好人異日當作我橫嶺之神為之立祠

烏古論黑漢初以親軍入仕為唐鄧元帥府把軍官天興二年唐州刺史內族糾魯病卒鄧帥以蒲察都尉權州事宋軍圍唐

州糧多為鄧取乏食鎮防軍馮總領甄改住為變殺蒲察都尉卽以黑漢權刺史行帥府事既而鎮防軍謀歸宋惟裕州大成山聶都統一軍五百人不從乃與鎮防軍為敵鎮防不能勝棄老幼奔棗陽宋人以故知唐之虛實會鄧帥移瑗以城叛遣書招黑漢同歸宋殺其使者不報宋王安撫率兵攻唐鄂司王太尉繼至攻益急黑漢遣人求救哀宗命權叅政烏林荅胡土領忠孝軍百人就徵西山招撫烏古論換住黃八兒等軍赴之胡土率兵至唐宋人歛避縱其半入城夾擊之胡土大敗僅存三十騎以還換住死焉既而城中糧盡人相食黑漢殺其愛妾啖士咸感其誼爭殺妻子官屬議欲降復與聶都統執議益堅總領趙醜兒密與馮總領謀私約王安撫入城聶都統請馮議事卽坐中斬之及其黨皆死醜兒內不自安乘夜開西門納宋軍

黑漢率大成山軍巷戰自旦至午宋軍大敗復出大呼醜兒併力殺大成山軍大成軍既敗宋人獲黑漢脅使降不屈為所殺其得脫十餘人總領移刺望軍女奚烈醜定走蔡州皆得遷賞後俱死于甲午之難

完顏仲德本名忽斜虎谷懶路人少穎悟不羣讀書習策論有文武才試補親衛軍嘗不廢業泰和三年登第歷仕州縣貞祐用兵辟充軍職嘗為元兵所俘不踰年盡解其語因率諸降人萬餘來歸宣宗召見授邳州刺史兼從宜邳為敵衝難守賴以增築城壘匯水環之守因以固哀宗初遙授歸德同知轉徐州行院同簽樞密事徐城三面皆臨黃河南獨平陸至則疊石為基增城之半復浚隍引水郡民以安正大五年改行關陝以南元帥府事以備小關方與前帥奧屯阿里不酌酒更代元兵猝

至長驅而東有司劾阿里不素乏守禦之策罪當死德書白咎元兵越關之際符印已交臣請受戮上義之止杖阿里不而賞其死六年移知鞏昌府兼行總帥事時陝西諸郡已殘困招集散亡得軍數萬依山為寨屯田積穀人多歸之八年四月詔改仲德鞏昌行省授以虎符銀印天興元年九月拜工部尚書陝州行省參知政事遇元典新敗州已殘破仲德復立山寨安撫軍民蠟書徵入救援諸路皆觀望不進或中道輒潰乃獨提千人歷秦藍商鄧嶺果菜為食問關至汴適上東遷妻子留京師五年不入其家竟趨宋門見上知欲攻衛州叩馬力諫元兵在河南而上遠徇河北萬一無功得完歸乎國之存亡在此一舉願加審察不若西幸秦鞏山巖深固糧餉豐贍安居守險命帥臣分道出戰然後進取與元經略巴蜀此萬全策也言雖

不用然素重其名且嘉其赴難進拜尚書右丞兼樞密副使及  
駕至歸德復以仲德行尚書省于徐州既至遣人與國用安通  
問沛縣卓翼孫壁冲者初投用安用安封翼為東平郡王壁冲  
轉平公升沛縣為源州至是來歸界以舊職令統河北諸砦行  
源州帥府事徐守王德全畏仲德用安累檄入援不赴至是遣  
人納奏求赴歸德仲德留之不遣云徐州重地德全不宜離鎮  
心乃懷疑仲德日觀書亦無兵衛自防初完顏忽土以遙授徐  
州節度往督嚴祿軍于永州北保安鎮時祿已為從宜在礪山  
數年又得士心忽土到軍士不悅二月辛卯夜遂為魚山總領  
張瓌崔振所害徐州去保安百里仲德累議討之德全不從即  
領麾下并勸率民兵得三百人徑往魚山會忽土下經歷吏部  
郎中張敏修以軍變脅祿降北祿佯應之陰召永州守陳立副

招撫郭昇會諸義軍赴保安鎮誅作亂者軍夜至祿遣敏修  
獻振討事二人不疑皆至及其黨與皆為祿所殺事已反正仲  
德以便宜令祿權行元帥左都監就佩忽土虎符撫安軍民而  
還朝廷授祿遙領歸德知府兼行帥府事未幾元將阿木魯兵  
至保安祿夜遁遂投漣水敏修入徐又有曹總領者盜御馬東  
行詔諭行省討之時仲德已殺賊德全欲功出已復殺曹黨四  
十餘三月阿木魯攻蕭縣游騎至徐德全馬悉為所邀以失馬  
故始議救蕭遣張元哥苗秀昌率騎八百以往未及交戰元哥  
退走元兵掩之皆為擒殺蕭縣遂破乃因失律執德全并其子  
殺之餘黨之外一無所問闔郡稱快五月詔仲德赴行在代以  
抹撚兀典行徐州省事郭恩為總帥兼節度使官屬以蒲察官  
奴為亂懼為所給勸勿往果得其詐六月詔議遷蔡仲德雅欲

奉上下幸因贊成之至蔡領省院事無鉅細率親爲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志甚堅銳會近侍左右久困睢陽今幸卽安皆娶妻營業不願遷徙日夕爲上言西行不便仲德每深居燕坐嘆息之所仲德諫以自古人君遭難播越必痛自貶損務求克復舊物况今諸郡殘破保完者獨此一其公解何敢望宮闕萬一方之野處露宿則有加矣切恐遠近聞之人心解弛不足以濟大事上遽命止之扈從諸人苟一時之安以爲可守故上無他意會忠孝軍提控李德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月糧不優仲德大怒縛德堂下杖之六十上諭以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可加容忍對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于將帥之職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軍士聞

之不敢有犯初有司定減軍糧人大怨望上聞之欲分軍爲三上軍月給八斗中七斗下六斗復怨不均仲德謀立射格曰是上中軍輒多獲人益爲勸時以蔡受圍下男皆乘城仲德妻尚在汴聞崔立變自毀其容服攜妾及二子走蔡語仲德曰事勢若此丈夫能爲國出力婦人獨不能耶因率諸命婦自爲一軍親運矢石于城下城中婦女爭出繼之仲德守蔡營晝禦備未嘗一至其家拊存軍士務得其懼心將校有戰亡者親臨賻祭哭之盡哀己丑西城破仍於城上立柵兩軍相去僅百餘步仲德摘三面精銳日夕禦戰終不能拔三年正月庚子朔元兵以正旦會飲鼓吹相接城中饑窘愁嘆而已時四帥三都尉已戰沒餘總帥以下盡出禁近至舍人牌印省部掾屬亦皆供役戊申大兵鑿西城爲五門仍督軍鏖戰及暮乃退來日復來又率

精兵巷戰自卯及巳俄見子城火起聞上自縊因語將士君亡  
吾事畢矣遂赴汝水妻亦自盡從之者參政李木魯婁室總帥  
元志元帥紇石烈栢壽烏古論桓端及軍士五百餘人仲德狀  
貌不踰常人平生喜怒未嘗妄發聞人過常護諱之雖在軍旅  
手不釋卷門生故吏每以名分教之家素貧敝衣糲食迄于終  
身雅好賓客及薦舉人材凡有寸長極口稱道其掌軍務賞罰  
明信號令嚴整道不拾遺故所至軍民樂爲之用至危急死生  
之際無一士有異志者南渡以後將相文武忠亮始終無瑕一  
人而已

烏林答胡土初爲都尉戍潼關先于正大八年十二月被旨入  
援至偃師聞元兵徑渡白坡直趨少室山夜至少林寺時登封  
縣官民已遷太平頂御寨使人給以吾率兵赴汴京軍中家屬

輜重欲留此山因攝縣官下山使之前導一軍隨之而上山既  
險固糧亦充足遂有久住之意尋縱軍下山劫掠居民甚于盜  
賊旁近一二百里無不被害胡土畏變知而不禁所劫牛畜糧  
糗亦分有之又懼人議已乃出榜募人救駕得澤人緝麻嘴武  
錄事等二十餘人皆不逞之徒隨募而出促令赴京行及盧店  
卽行劫械至杖之二百人無不竊笑者七月桓山公武仙參政  
思烈兩行省軍屯登封城南大林下遣人約之入京胡土百計  
不肯下不得已乃分其軍四千與思烈俱東八月三日兩行省  
軍潰于中牟胡土狼狽上山惟殘卒三十餘此外偏裨無一至  
者十二月思烈徵兵同保洛陽又遷延不行檄以依前逗遛自  
有典憲吾不汝容胡土懼乃挈妻子及軍往中京留其半山上  
以爲巢穴天興二年三月思烈病卒留胡土代行省事六月敵

勢益重胡士卽領輕騎挈妻子棄城南奔遂失中京既而走蔡州上召見慰問而心薄之會唐州兵敗罷權參政以爲殿前都點檢元兵圍蔡家奴竊其金牌夜縋城降失其外城朝士喧播謂胡士縱之將有異志聞頗慚恨內不自安乞解軍職上慰之曰卿父子昆弟皆爲帥臣受恩深厚向在洛陽不肯卽降反千里遠來降乎此人情必無但卿遇奴太察不常給衣食此蓋往求溫飽耳因賜御饌以安其心敵先攻東城總帥李朮魯婁室隨機備禦二日移攻南城砲擊城樓幾仆完顏仲德率軍救援乃罷俄而四面受敵仲德艱于獨援遂薦承麟代婁室爲東面元帥已與婁室同救應胡士聲言力小不能令衆仲德復薦之命與婁室皆權參政蔡城破與前御史納坦胡失打俱投汝水死時忠孝軍元帥蔡八兒玉山兒趨捷有勇性純質可任咸

自息州入援元將奔盞遣數百騎駐城東大呼城中速降當免殺戮不然無噍類上乃登城遣蔡兒率挽強兵百餘潛出暗門渡汝水左右交射之及傅位承麟羣臣入賀八兒謂所親曰事至于此有死而已安能更事一君乎遂與山兒赴戰俱死同時死事者又有毛佺闢忠郝乙王阿驢樊喬佺恩州人貞祐中爲盜南渡後率衆歸國署爲義軍招撫哀宗以爲都尉圍城之戰佺力居多城破自縊其子先佺戰沒忠滑州人衛王時開州刺史賽哥叛忠單騎入城縛之以出由是漸被擢用乙磁州人阿驢樊喬皆河中人初爲砲軍萬戶鳳翔破降元者從軍攻汴復令主砲給主者砲利重短不利于長使截其木數尺縷十餘握由是機雖起伏所擊無力卽日二人皆捐家走時女直入無死事者長公主入言近來立功効命多諸色人無事時則自家人

爭強有事則他人盡力焉得不怨哀宗默然

郭蝦蟆會州人與兄祿大世爲保甲射生手平時發矢伺掖下甲不掩處射無不中興定初祿大以功遙授平涼府同知兼會州刺史賜姓顏蓋夏人攻會州望見其主兵者人馬皆金甲一發中其吭又射一人矢貫兩手于樹敵大駭城破俱被執夏人憐其技囚之俱誓死不屈朝廷議加優獎未知存沒乃特授祿大子伴牛巡尉職以旌其忠其後兄弟謀奔自拔其鬚事覺祿大竟死蝦蟆獨拔歸上思其忠遙授伴牛會州軍事判官蝦蟆鞏州鈐轄言者再乞獎用授蘭州軍事同知五年冬夏人萬餘侵定西敗之斬首七百獲馬五千匹以功遷臨洮府同知元光二年夏人步騎數十萬攻鳳翔元帥赤蓋合喜以蝦蟆總領軍事從巡城濠外一人坐胡牀蔑視城守者卽持弓矢伺坐者舉

肘一發而斃兵退遙除靜難軍節度使改通遠軍授山東西路幹可必刺謀克仍遣使賞賚徧諭諸郡是年冬復與鞏州元帥田瑞攻取會州率騎兵五百皆被赭衲蔽州南山而下夏人猝望驚以爲神凡射死數百人城上有舉手者射之手與懸風版俱貫夏人震恐乃出降凡爲所據近十年至是復焉正大初田瑞據鞏州叛詔陝西兩行省併力擊之蝦蟆率衆先登瑞開門突出斬首五千餘級以功遙知鳳翔府事本路兵馬都總管遷元帥左都監兼行蘭會洮河元帥府事六年進西馬二疋就以賜之詔贈武藝越絕此馬可充戰用朕乘此豈能盡其力仍賜金鼎一玉兔鶻一弁所遺郭倫哥等物有差會哀宗遷蔡慮孤城不能保擬遷鞏昌以精葛完展爲鞏昌行省及蔡已破完展欲安衆心城守以待嗣立者密遣人稱蔡使者傳旨宣諭會綏

德州帥汪世顯知蔡凶問且嫉完展制已謀以兵圖之又懼蝦  
蟨威望遣使約與併力使者至蝦蟨謂曰國家危急之際我輩  
既不能致死赴援又不能叶衆奉迎乃欲攻粘葛公廢遷幸之  
地上至何所歸乎汝帥若欲背國家任自爲之何及于我世顯  
卽攻破鞏昌劫殺完展送款于元復遣使者二十餘輩諭以禍  
福蝦蟨不從甲午春金國已亡西州無不歸順蝦蟨獨堅守孤  
城丙申十月元兵併力攻之日與血戰集州中所有金銀銅鐵  
雜鑄爲砲以擊攻者殺牛馬以食戰士卒不能拔而死傷日衆  
乃自焚廬舍積聚命積薪州解呼集家人及城中將校妻女閉  
諸一室咸自焚之城已破猶鏖戰不息獨上大草積以門扉自  
蔽發二三百矢無不中矢盡投弓劍自焚時年四十五城中無  
一人肯降者土人爲立祠完展字世昌泰和三年策論進士以  
蠟丸爲詔期以二年九月集大軍與上會于饒峯灑出未不意  
取興元旣而不果

完顏絳山系出始祖爲哀宗奉御蔡城被圍氏爭求出上遣近  
侍官分監四門聽日出老稚羸疾千人仍留壯者絳山時在北  
門憫人饑苦出過其數命杖之四十俄出者多泄城中虛實復  
止及城破哀宗自縊權點檢內族斜烈矯制名承御石蓋氏及  
侍從官巴良弼阿勒根文卿皆從死遺言絳山使焚幽蘭軒火  
方熾元兵突入左右皆走獨絳山不去爲兵所執問以何獨不  
去答曰吾君終于是將候火滅灰寒收瘞其骨耳兵笑曰若真  
狂者汝命且不保能瘞而君耶絳山曰人各事其主吾君有天  
下卅餘年功業弗終身死社稷忍使暴露遺骸與士卒等耶吾  
逆知今日必死待瘞吾君之後雖寸斬不恨兵以告其帥奔蓋



曰此奇男子也。許之。絳山乃撥其餘燼，裹以敝衾，瘞于汝水之旁。再拜號哭，將赴汝水死。軍士救免，後不知所終。

畢資倫，縉山人，長身而赤頰，頰微高，髯疏而黃。資稟質直重，然諾秦和，南征傭，顧從軍。及還，例授進義副尉。崇慶初，高琪選為鎮州防城千戶。至寧元年秋，元兵至鎮州，琪棄城遁。資倫行及昌平，收避，遷民兵，轉戰有功，擢授都統軍。與將領沈思忠、寧子都同隸一府屯鄭及衛州，積功至都總領。思忠為副都尉，從僕散阿海南征。次梅林關，不得過，問諸將誰能取此關者。資倫首出，應命。問須軍士幾何，曰：「止用所統軍數千足矣。」不煩餘軍。明日，遲明出不意，引兵進破宋軍萬衆，遂取梅林關。阿海卒得南行，留提控王祿萬人守關。不數日，復為宋兵所奪。阿海歸途有阻，計無所出，復問誰能取者。賞以帥職。資倫復出，應命。以本軍

再奪梅林、阿海，破蘄黃，按軍而還，論功第一。遙領昌武軍節度。同知宣差總領都提控。既而與思忠不相能，密院恐敗事，令專統本軍屯泗州。興定五年正月戊戌，因王祿湯餅會軍中宴飲。宋將時青乘隙襲破泗州西城。資倫知失計，墮南城求死。為宋軍所執。青說以知爾好男子，亦宜相時達變。金國勢已衰，爾肯降宋，亦不負爾。若不從，見劉大帥即死矣。乃極口罵曰：「時青逆賊，我出身至貧賤，結柳器為生，自征南始得一官。今職居三品，不幸失城，分甘一死，尚不能報肯從汝反賊求生耶？」青下之，盱胎獄泗州。從宜移刺羊哥上其事，收其子牛兒充皇后奉澗舍人。宋人亦賞資倫忠憤，不撓，欲全活之。轉囚鎮江府土獄十四年。略給衣食，脅誘百方，時引出問云：「汝降否？」資倫或罵或不語。及盱胎將士降宋，使總帥納合買往。已下北望，哭拜辭其故主。

驅命在旁觀之資倫見而罵曰國家未嘗負汝何所不可求死  
乃作如此態耶買住等不敢仰視至聞哀宗死歎曰吾無所望  
矣容我一祭乃降信之不爲防禁遂設祭江南岸旣畢伏地大  
哭竟投水死宋人義之宣示四方仍爲立祠

張天綱字正卿霸州益津人至寧元年詞賦進士性寬厚端直  
論議醇正造次不少變累官咸寧臨潼二令入補尚書省令史  
以鯁直聞陞戶部郎中哀宗東幸改左右司扈從至歸德擢吏  
部侍郎屢言元帥官奴有反狀上初易之後果反擢權參知政  
事扈從至蔡時遇久雨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爲糧數日足脛盡  
腫轉御史中丞上惑扶溝縣招撫司知事劉昌祖言官軍在前  
饑民在後南踐江淮西人巴蜀一舉破宋命天綱面詰以時方  
式微何暇他及然重違上命且恐閉塞言路奏以爲尚書省差

委官時食不給護衛女奚烈完出近侍局直長粘合糾烈奉御  
陳謙權近侍局直長囚族秦和皆出怨言乞往陳州就食奏令  
監之出門及汝南岸輒爲元兵所殺時人快之妖人烏古論先  
生自言能使軍士服氣可不費糧右丞仲德欲假其術以駭敵  
力辨以爲不可遂止軍吏石抹虎兒求見仲德自謂有奇計退  
敵問之言北兵所持者馬今欲制其人先制其馬因出馬面真  
獰惡如獅子狀別製青麻布爲足尾仍繫大鈴于頸壯士乘之  
以突彼騎必皆驚逸我軍鼓譟繼其後此田單所以破燕也上  
頗信此二人天綱言取笑敵人亦罷蔡城破宋將江海執之孟  
珙械至臨安俘見廟社旣而命臨安知府薛瓊訊問不屈令供  
狀必欲書主名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者憐之後不知所終

開日南朝一人金亡多士斬艾不同報稱亦異不棄舊君

聊存故事

弘簡錄卷二百四十五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待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載記 金文學一

韓昉 胡礪 吳激 馬定國 任詢

蕭永祺 王競郭長 楊伯仁 呂忠翰 鄭子冊其可

王元節弟元德 孫國綱 移刺復 党懷英 趙灑

周昂 趙秉文 王庭筠 劉昂 楊雲翼

韓玉子不疑 劉從益子祁 呂中孚張建 李純甫 李經宋九嘉麗鑄

王若虛 王子可 麻九疇 李汾 元好問父德明

郝天挺 李獻能弟獻甫 辛愿王鬱

韓昉字公美燕京人仕遼累世通顯昉五歲喪父哭泣盡哀長

攻文辭天慶二年進士第一累遷右拾遺史館修撰少府少監  
乾文閣待制加衛尉卿知制誥長於誥冊作太祖睿德神功碑  
當世稱之充高麗國信使自天會四年高麗稱藩不進誓表累  
使皆不得要領助至移督再三其國徵讀書知古今者商榷辭  
旨凡涉旬乃始置對曰小國事遼宋二百年無誓表亦未嘗失  
藩臣禮今事上國當與同禮必不敢用誓表助曰事各隨時古  
今異宜如必欲用古禮堯舜三代天子巡狩羣后四朝今上方  
西狩貴國當從朝會其人無以對願徐議之乃進誓表如約而  
還上聞大說謂非卿莫能辦此明年加昭文館直學士兼堂後  
官再進諫議大夫翰林侍講學士十二年拜禮部尚書天眷初  
遷翰林學士兼太常卿修國史在職凡七年朝廷議禮制度因  
成出其手出拜濟南尹皇統元年召爲參知政事屢乞致仕

除汴京留守封鄆國公俄以儀同三司致仕天德初加開府卒  
年六十八助性仁厚待物甚寬家奴有犯不爲之較人稱長者  
自微至貴讀書未嘗去手後高麗使者至必訪問安否

胡礪字元化磁州武安人少嗜學大軍下河北爲軍士所掠至  
燕亡匿香山寺與傭保雜處助一見獨異之使賦詩以見志操  
筆立成思致清婉助喜因館道門下使與其子同處加之教育  
學業日進助器其才語人口他日必將名世天會十年亦登進  
士第一稱其程文爲元化格授右拾遺權翰林修撰出爲定州  
觀察判官督教士子孳孳不倦自此爲河朔學校之冠聚居者  
常以百數凡經指授悉爲彛屋上游皇統初轉河北西路轉運  
都勾判官改深州軍事同知加朝奉大夫郡守暴戾蔑視僚屬  
礪折之以禮守愧服郡事一以委之所屬五縣例雇弓手皆市

井無賴名爲迹盜所至擾民悉罷去之省民錢五千餘萬繼而有飛語審其爲誰竟亦無事遷爲禮部郎中在廷典禮多所裁定海陵初拜平章百官朝服賀於廟堂礪獨不跪海陵問其故答曰凡見君父朝服而跪相公乃臣也自此反深重之天德初再遷侍講學士同修國史母憂起復爲宋國歲元副使遷翰林學士改刑部尚書扈從至汴得疾數遣使臨問卒年五十五礪性雖剛直無所屈撓然能自處以禮嘗遇平章政事高禎之汴道過真定燕于潛司礪欲就賓席禎曰汝他日爲省吏當何如答曰當官而行亦何所避禎改容謝之

吳激字彥高建州人父拭宋進士官終朝奉郎知蘇州激米芾之婿自號東山工詩能文字畫俊逸得芾筆意尤工樂府造語清婉與蔡松年並稱于時號蔡吳體將宋命至金金聞其名遂

不遣命爲翰林待制皇統二年出知深州到官三日卒詔賜葬子錢百萬粟三百斛田三頃以周其家有東山集十卷行于

時  
馬定國字子卿在平人自少志趣不羣初學詩未有入處夢其又與方寸白筆從是文章大進宣和末題詩酒家坐譏訕得罪囚以知名齊阜昌初遊歷下以詩獻劉豫豫悅之授監察御史仕至翰林學士卒嘗作石鼓辨以字畫考之云是宇文周時所造出入傳記凡萬餘言引據甚明學者以此蔡正甫燕王墓辯有集傳行于世

任詢字君謨易州軍市人父貴有才幹善畫喜談兵宣和間南河生詢於虔州爲人慷慨多大節書爲當時第一畫亦入妙品評者謂畫高於詩詩高於文王庭筠獨許其有才具登正隆二

年進士歷益都都勾判官北京鹽使致仕優游鄉里家藏法書名畫甚富年七十卒

蕭永祺字景純遼陽人本名蒲烈少好學廣寧尹耶律固奉詔譯契丹大小字書辟置門下盡傳其業固卒率同門服齊衰喪固作遼史未成因命繼作上之加宣武將軍除太常丞海陵爲南京留守特見親禮天德初擢左諫議大夫遷侍講學士同修國史再遷翰林學士明年進承旨尚書左丞海陵嘗選延臣十人以備諮訪獨稱永祺議論寬厚欲任以南京留守固辭年五十七卒人稱長者

王競字無競彰德人警敏好學初以廕補官官和事大學兩試合格調屯留丞簿入朝歷大寧河內令寶勝鹽官族饑盜起競方略以購不數月盡得之遇夏秋沁水泛溢發民築隄民猶吏不敢爲姦與前令韓希甫皆有幹能而絳州正平令張元治績差不及縣民爲之謠曰西山至河岸縣官兩人半天眷元年轉固安令皇統初用韓助薦召試館閣文居最優除應奉翰林文字兼太常博士詔作金源郡王完顏嬖室墓碑時以爲法二年遷禮部員外郎時海陵嘗問政由已出欲令百官避堂諱競言人臣無公諱遂止蕭仲恭以太傅領三省事封王欲援遼故事用紫羅傘事下禮部競與郎中翟永固明言其非亦不行天德初轉翰林待制遷直學士進禮部侍郎遷侍講學士改太常卿同修國史拜禮部尚書大定二年奉遷睿宗山陵儀注不應典禮削兩階詔改創五龍車兼學士承旨修國史四年卒于官生平博學能文善草隸書工大字兩都宮殿榜題皆其所書士林推爲第一所交善施朋望劉昂老劉無黨郭長倩長倩

字曼卿文登人登皇統丙寅經義乙科仕至秘書少監兼禮部  
郎中修起居注長倩撰石決明傳為時輩所稱有崑崙集行于  
世  
楊伯仁字安道伯雉之弟天性孝友讀書過目成誦登皇統進  
士以事親不求調天德二年除應奉翰林文字初名伯英避太  
子諱改海陵嘗夜召賦詩未二鼓奏十詠覽之喜解衣以賜又  
因射鳥獸詩以諷父憂起復賜金帶襲衣及白金以奉母改左  
拾遺進士呂忠翰廷試未唱名示以程文問其優劣對曰當在  
第一海陵曰然伯仁自以知狀元姓名遂宿諫省俟唱名及  
時人嘉其慎密轉著作郎翰林修撰又稱孟宗獻發解程文堂  
成大名大定三年府與省試廷試果皆第一號孟四元遂超故  
事改與從六品階奉直大夫無何伯仁母喪服除調鎮西節度

勳使入為起居郎兼左拾遺上書論時務六事改大名少尹郡  
中豪民橫恣窮竟渠黨四境帖然獻館陶人大辟得其冤狀人  
為立祠俄坐府尹荆王文賦罪削封例降南京留守判官改女  
化軍節度同知名為太子右諭德兼侍御史改翰林待制除濱  
州刺史入兼禮部侍郎翰林直學士改吏部侍郎兼侍講修起  
居注不數月為左諫議大夫俄兼太常卿素多病從幸上京至  
臨潢感疾還中都明年伯仁久在翰林文辭典雅時呂忠翰  
雖以詞賦甲天下而辭命尚未優習會革降海陵庶人詔點竄  
再四終不能盡上意因諡自今凡進士可令補外考其能文者  
名用之

鄭子聃字景純大定府人遷金源令宏子與兄子京時稱鳳毛  
子聃尤特達甫冠與高平人趙可俱有聲場屋天德二年廷試

必簡錄 卷二 四十一  
海陵以子聃程文示太子右衛率楊丘行對曰可入甲乙及拆  
卷果中甲榜第三調翼城丞遷贊皇令名爲書畫直長頗以才  
望自負常恨不得爲第一正隆二年會試畢海陵示以第一人  
程文子聃少之及問以作賦之法對曰甚易因自矜以爲他人  
莫已若海陵不悅使與修撰孫戩楊伯仁宣徽張汝霖應奉李  
希顏同進士雜試上御寶昌門臨觀賦題不貴與物民乃足并  
忠臣猶孝子詩憂國如饑渴論謂讀卷官程永固曰朕出賦題  
或能言之未能行之詩論題庶戒臣下復御使程永固試卷中  
第者七十三人子聃果第一大奇之進以二階除翰林修撰改  
侍御史京畿早詔子聃決囚遂樹兩人以比顏真卿世宗立遷  
待制兼吏部郎中祕書少監翰林直學士兼太子左諭德顯宗  
在東宮深器重之以疾求外爲沂州防禦使厚贖以幣復假安

興之官名還爲左諫議大夫改吏部侍郎同修國史遷侍講會  
修海陵實錄上謂知其詳無如子聃者遂專委之子聃英俊有  
直氣作文亦然卒年五十五所著詩文二千餘篇 趙可字獻  
之博學高才卓犖不羈貞元二年登第仕至翰林直學士一時  
詔誥多出其手流輩服其典雅其歌詩樂府尤工號玉峯散人  
集

王元節字子元弘州人祖山甫遼戶部侍郎父詡海陵朝左司  
員外郎家世貴顯元節幼獨穎悟從學甚謹渾源劉橋愛其才  
後以女妻之傳其賦學登天德三年調賦進士調密州觀察判  
官雅尚氣節不能隨時俯仰故仕不顯罷歸逍遙鄉里以詩酒  
自娛號曰遜齋卒年五十餘有詩集行于世 弟元德亦登第  
有能名於時終南京路提刑使 孫國綱字正之業儒備尤長



史事爲人端重樂易或有忤者略不與較亦未嘗形于怒色大  
定三年試補吏部掾轉御史臺令史宣宗聞其材幹與定三年  
特召爲近侍奉職承應甚見寵遇凡三考出爲中州同知無何  
名爲筆視直長擢監察御史秩滿勅留再任天興元年關陝完  
顏總帥屯河中府與元軍戰敗哀宗遣往問敗軍之由還至中  
途值元兵見殺時年四十四  
移刺履字履道遼東丹王突欲七世孫父聿魯早亡其族兄興  
平軍節度使德元過繼爲子方五歲晚臥廡下見微雲往來天  
際忽謂乳母曰此所謂臥看青天行白雲者耶德元聞之驚曰  
是子當以文學名世及長博學多藝善屬文初舉進士惡搜檢  
煩瑣去之廕補爲承奉班祇候國史院書寫世宗方興儒術詔  
譯經史權國史院編修兼筆視直長一日名問朕比讀貞觀政

要見魏徵嘉謀忠節良可稱歎近世何故無如徵者履曰忠嘉  
之士何代無之顧上之人用與不用耳世宗曰卿不見劉仲晦  
張汝震耶以嘗居諫職屢有忠言朕故超用之安得謂之不用  
第人材難得耳初議以時務策設女直進士科禮部以所學不  
同未可槩稱進士詔履定其事乃上議進士之科起于隋大業  
中始試以策唐初因之高宗時雜以箴銘賦詩至文宗始專用  
賦且進士之初本專試策今女直諸生宜以策試又何疑焉事  
遂施行十五年授應奉翰林文字俄遷修撰二十年詔監圖畫  
衍慶宮功臣像過期降級踰年復之轉禮部員外郎章宗在王  
邸喜讀春秋左傳聞履博洽名質所疑履曰左氏多權詐駁而  
不純尚書孟子皆聖賢純全之道願留意焉王嘉納之二十六  
年進本部郎中兼修國史表進宋司馬光古文孝經指解曰臣

竊觀近世皆以兵刑財賦爲急。而光獨以此進。後世人君取其辭。施諸宇內。則元元受賜。俄以疾乞外授。薊州刺史無幾。召爲翰林待制。同修國史。明年擢禮部侍郎兼翰林直學士。舉前代故事以錢五十萬送學士院。學者榮之。世宗崩。遣詔殯壽安宮。章宗詔百官議。皆謂當如遺詔。履獨曰。非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其可使萬國之臣。朝大行於離宮乎。上亦以禮未安。諭曰。朕日夜思之。捨正殿而奠於別宮。情有所不忍。遂殯於大安殿。二十九年三月。進禮部尚書。特賜進士。及第七月。拜參知政事。督刊遼史。明昌元年。進尚書右丞。初。河溢曹州。帝問春秋何以不言河決。履曰。春秋止是魯史。所以鮮及他國事。二十六年。月卒。年六十一。諡曰文獻。履爲人秀峙。通悟。精曆算。書繪事。皆大明曆。旣舛誤。又以金受命于乙未歲。遂上乙未曆。世服其言。

所後德元旣而生子震歿之日盡推家貲與之

党懷英字世傑。馮翊人。宋太尉進裔孫。父純。昨泰安錄事參軍。卒于官。懷英與母不能歸。因家焉。稍長。脫略世務。放浪山水。簞瓢屢空。晏如也。大定十年。登第。調莒州軍事判官。累汝陰縣尹。素能屬文。工篆籀。李陽冰以來鮮有及者。當時學者宗之。稱爲第一。二十九年。與鳳翔治中郝傑。充遼史。刊修官。應奉翰林文字。陞待制。而移刺益趙。瀲等七人。同任編修。凡遼舊事。碑銘墓誌。及諸家文集。或得記憶。或在民間。悉上送官。時章宗好尚文辭。旁求學士。以備侍從。每患翰林闕人。張汝霖奏。郝傑能屬文。宦業亦佳。上曰。近日制詔。惟懷英最善。移刺履進曰。進士擢第後。止習吏事。更不讀書。近日始知爲學矣。上曰。亦甚。滅裂近唐書中事。多有不知。朕殊不喜。惟郝傑賦詩頗佳。舊時劉迎能之。

李晏不及也。明昌元年，遷國子祭酒。二年，轉侍講學士。議開邊防濠塹，與同列十六人請罷其役。詔從之。遷翰林學士、司天臺。劉道用改進新曆，詔學士院更定曆名。禮官張行簡奏乞覆校測驗，俟將來月食無差，然後賜名。乃詔懷英等復校。奏道用新曆，明昌三年不置閏，卽以閏月爲三月。二年二月十四日，金木星俱在危十三度。道用曆在十三日，差一日。三年四月十六日夜，月食時刻不同。道用不會考驗古今所記，比證事迹，輒以上進不可用。道用當徒一年，收贖長行。彭徵等四人各杖八十，罷去。六年有事南郊，攝中書侍郎，讀祝冊。至上名聲，徵下上諭。以雖曰尊君，然在郊廟禮非所宜。當平讀之。承安二年，乞罷改泰寧軍節度使。明年復名爲學士承旨。泰和中，致仕。卒年七十八。諡曰文獻。

趙灝字文孺，東平人。大定二十二年登第，調襄陽令。党懷英黃久約薦爲應奉翰林文字。時世宗在位，久留意人材，因入謝語宰相曰：翰林須在作養。比學士院殊無人材，若令久任練習，自當得人。旣而遷禮部郎中，遂卒。帝嘆息之。灝爲人性沖澹，學道有所得，尤工書。自號黃山趙乘文，書其正書體兼顏、蘇、行、草，備諸家體。其超放又似楊凝式。當時以配党懷英號曰党趙。有黃山集行於世。

周昂字德卿，真定人。父伯祿字天錫，登大定進士。仕至沁南軍節度同知。昂自幼孝友，喜名節，學術醇正，及長，文章高雅。諸儒皆師尊之。其甥王若虛嘗學於昂，教之曰：文章工於外而拙於內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適獨坐；可以取目稱，而不可以得首肯。又云：文章以意爲主，以言語爲役。主強而役弱，則無合不

從今人往往矯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雖極辭語之工。而豈文之正哉。擢第調南和簿。有異政。遷良鄉令。入拜監察御史。路鐸以言事被斥。昂送以詩。爲人所擠。謂語涉謗訕。謫東海上。十數年。始授翰林修撰。益好言事。人忌其切直。出爲龍州都軍。以邊功復名。爲三司官。大安兵興。權行六部員外郎。從宗室承裕軍。因失利。跳走上谷。衆欲徑歸。昂獨不從。城陷。與其從子嗣明同死於難。

趙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陽人。幼穎悟。讀書若夙習。大定三十五年。登第。調安塞簿。以課最。遷邯鄲。與唐山文憂起。復出。爲路運司都勾判官。明昌六年。入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完顏守貞可大用。章宗命知大興府事。內以膏等論其言所由來。初不對。因詰其僕。對曰。欲上言時。似與

修撰王庭筠。御史周昂。省令史潘豹。鄭贊。道高坦等。私議詔五人俱下獄。決罰有差。坐以上書狂妄法當。追解上。特宥之。後起爲尙歲軍同知。轉北京路運司度支判官。承安五年冬十月。陰晦連日。宰相張萬公入對。言天日晦冥。亦猶人君用人邪正不分。止以其言爲有理。曩者趙秉文以言事降聞。其人有才藻。工書翰。朕非棄而不用。以軍事方興。姑試之耳。泰和二年。召爲戶部主事。遷翰林修撰。十月。復出爲寧邊州刺史。三年。改平定州。前守政苛。聞赦。尚捨賊死盜反。愈繁。秉文一從寬簡。盜悉屏跡。歲饑。出俸廩。倡豪民賑貸。全活甚衆。大安初。北兵南向。名與待制趙資道論備邊策。秉文言。今我軍聚於宣德城。小列營在外。經涉暑雨。器械弛敗。人且多疾。俟秋敵至。將不利矣。當出其不意。攻其必掠。遣臨潢一軍直擣其虛。則山西之圍可解。衛王不

能用其秋果以敗聞尋爲兵部郎中俄轉翰林直學士自泰和  
大安以來科舉之弊卑陋陳腐有司惟守格法苟合程度而已  
稍涉奇峭卽遭絀落貞祐初命爲省試得李獻能雖格律稍疎  
詞詞藻頗麗擢爲第一舉人喧噪愬於臺省以爲大壞文格且  
許詩誇之久之方息俄建言三事一遷都二導河三封建朝廷  
奉施行之明年自願爲國家守殘破一州以宣布朝廷恤民之  
意勿謂臣書生不知兵比昔顏真卿張巡許遠輩何如但令臣  
死而有益於國豈不勝坐糜廩祿爲無用之人乎上嘉其志可  
向方今翰苑尤難其人不許四年拜侍講學士時寶參滯塞言  
朝廷初議更張市肆已妄傳其不用因之抑越漸至廢絕臣愚  
以爲宜立回易務令近上職官通市道者掌之給以銀鈔粟麥  
雜帛之類權其低昂而出納之詔有司議行興定元年轉侍讀

學士拜禮部尚書同修國史知集賢院事又明年知貢舉坐取  
進士盧元重用韻削兩階因請致仕五年復爲禮部尚書入謝  
上曰卿春秋高以宿儒故須復用卿秉文自以身受厚恩無能  
自效嘗願開忠言廣聖慮每進見從容爲上言人主當守儉勤  
慎兵刑以祈天永命上嘉納焉哀宗卽位改翰林學士加資善  
大夫上護軍封天水郡侯兼益政院說書勸上嗣德在初當日  
親經史以自禪益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申鑒各一通又因進  
講與楊雲翼共集自古治術號君臣政要一編以進正大九年  
正月汴京戒嚴上命爲赦文以宣布悔悟哀痛之意指事陳義  
辭情俱盡及兵退宰相令劄表稱賀曉以春秋新宮火三日哭  
今闕陵煨燼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因日以時事爲憂雖食息  
頓不能忘每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拜章小則爲當路

者言殷勤鄭重不能自巳三月草天興改元詔洛陽人拜詔舉  
舉城痛哭問巷間皆能傳誦其感人如此是年五月壬辰卒年  
七十四秉文至誠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不以大名自居歷仕  
五朝官六卿自奉養如寒士與雲翼同掌文柄時號楊趙自幼  
至老未嘗廢書著易叢說剛集論語孟子解各十卷中庸說揚  
子發微文中子類說南華略釋列子補注各一卷太玄箋贊六  
卷資暇錄一十五卷所著文長於辨析極所欲言而止不以繩  
墨自拘號澄水集三十卷七言長詩筆勢縱放不拘一律律詩  
壯麗小詩精絕多以近體爲之至五言古詩沉鬱頓挫字畫草  
書尤遒勁晚年頗以禪語自污人以是尤之

王庭筠字子端河東人父遵古章宗時以澄州刺史入侍講讀  
上憫其年老擢爲翰林直學士無預撰述入直則奏聞霖雨免

入直後卒庭筠生未期視書識十七字七歲學詩十一賦全題  
涿郡王條期以國士登大定十六年進士章宗諭學士曰庭筠  
所試文句太長朕不喜此亦恐四方效之又謂平章張汝霖庭  
筠文藝頗佳然語句不健其人才高亦不難收及調恩州軍事  
判官臨政有聲郡民鄒四不軌事覺逮捕十餘人朝遣大理司  
直王仲軻治其獄四獨竄匿庭筠以計獲之分別誣誤坐預謀  
者三人調館陶簿明昌元年四月召試館職御史言其嘗犯賊  
罪遂罷乃卜居彰德買田隆慮山讀書黃華寺因以自號上嘗  
語及學士因歎乏材參政守貞奏進士中若趙沨王庭筠甚有  
時譽上謂出倫者難得爾守貞曰聞世之才自古所難然國家  
培養久人才亦將自出三年召爲應奉翰林文字命與秘書郎  
張汝方品第法書名畫分八品者爲五百五十卷五年上復顧

宰執人才亦豈易得近党懷英作長白山用文殊不工聞文士多如庭筠不論其文顧以行止爲訾大抵讀書人多口煩若東漢黨論唐牛李宋司馬光王安石均爲儒者而互相排毀朕欲以詔誥委庭筠遂遷翰林修撰坐趙秉文事降鄭州防禦判官承安四年復起泰和元年再任修撰扈從秋山應制賦詩三十餘首上甚嘉之明年卒年四十七上知其貧詔有司賻錢八千萬以給喪事詩文藏之秘閣又以御製詩賜其家引云王遵古朕之故人乃子庭筠又以才選直禁林者十年今茲云亡玉堂東觀無復斯人矣庭筠爲人儀觀秀偉善談笑外若簡貴人初不敢與接既見和氣溢於顏間殷勤慰藉如恐不及少有可取極口稱道雖有負者不恨從游如韓溫甫路元亨張進卿李公受薦引如秉文馮璧李純甫皆一時名士世以知人許之爲文

能道所欲言暮年詩律深嚴尤工七言長篇及險韻有藜辨十卷文集四十卷尤善山水墨竹書法學米元章與趙胤秉文名聞外國夏人多問秉文庭筠安否起居狀于曼慶亦能詩并書自號澹游仕至行省右司郎中

劉昂字之昂興州人會高而下七世登科昂天資警悟律賦自成一家作詩得晚唐體尤工絕句登大定十九年進士爲尚書省掾調平涼路轉運副使有術士言其官止五品始不之信俄母憂去職連蹇十年卜居洛陽有終焉之志會章宗立有薦其剛正可用詔除戶部主事泰和初自國子司業擢爲左司郎中會掌書大中與賈鉉漏言除授事爲言者所劾獄辭連昂上怒一時聞人如史肅李著王宇宗室從郁皆譴逐亦罷鉉政降昂上京留守判官道卒竟如術者之言

楊雲翼字之美其先贊皇檀山人六代祖忠客平定之樂平遂家焉曾祖青祖郁考恆皆贈官雲翼天資穎悟初學語輒畫地作字日誦數千言明昌五年經義第一詞賦亦中乙科特授承務郎應奉翰林文字承安四年出爲陝西東路總管府判官泰和元年由太學博士遷太常寺丞兼翰林修撰七年歷上京東京按察僉事章宗召見咨以當世之務應對稱旨大安元年張行簡薦其有材且精術數兼提點司天臺有以太乙新曆上進者尚書省檄令叅訂摘其不合者二十餘條曆家稱焉俄授禮部郎中崇慶元年告病歸貞祐二年起兼吏部郎中三年轉禮部侍郎於國家事知無不言四年元及夏兵入鄜延潼關失守朝議以兵部尚書蒲察阿里不孫爲副元帥以禦之雲翼論其入言浮於實必誤大事不聽後果敗時主兵者不能外禦而欲

償於宋故頻歲南伐但有言阻之者必誣以與宋有謀陰爲地雖宰執一語尚不敢及雲翼獨嘗建諸國家之慮不在於得淮南之前而在於旣得淮南之後蓋淮南平則大江以北爲戰地艤臙大艦與勁弓良馬各有所恃彼若據江爲屯潛師於淮以斷饒道或決水以漸淮南之地則我軍食以善其後乎及時全倡議南伐宣宗初問雲翼對曰朝臣率皆諛辭天下有治有亂國勢有弱有彊今但言治而不言亂言強而不言弱言勝而不言負此議論所以偏也臣請公言之夫將有事於宋者非謂貪其土地也第恐西北有警而南又綴之則我三面受敵矣故欲我師乘勢先動以阻其進借使就如所料宋人失淮彼江之南其地尚廣豈不能集數萬之衆伺我有警而出師耶戰而勝且如此如不勝害將若何且以我之騎當彼之步理宜



萬全臣猶恐其有不敢恃者。蓋今之事勢與秦和不同。秦和以冬征。今以夏往。此天時之不同也。冬則水涸而陸多。夏則水漲而塗淖。此地利之不同也。秦和舉天下全力驅虜軍以爲前鋒。此人事之不同也。議者徒見秦和之易而不知今日之難。請以夏人觀之。向日弓箭手在西邊者。一遇敵則搏戰袒射。彼嘗奔北不暇。今乃陷吾城而執守。臣敗吾軍而禽主將。夏人既非前日。奈何以今日宋人獨如前日哉。願陛下思其勝之之利。又思敗之之害。無悅甘言。無貽後悔。章奏不報時。全果大敗於淮上。一軍全沒。宣宗責諸將曰。當使我何面目見楊雲翼乎。河朔民爲游騎所迫。泗以赴南。論罪當死。雲翼曰。法所重私渡者。防姦僞也。今平民特爲遣死計耳。而有司殺之後。何怪其不從敵哉。宣宗悟。盡釋之。興定元年六月。遷翰林侍講學士兼修國史。知

集賢院事。諭以卿遇事收言。議論忠讜。故特留之。二年拜禮部尚書。三年築京師子城。役兵民數萬。夏秋之交。病者相籍。因提舉醫藥。躬自調護。多所全濟。四年改吏部尚書。雲翼奏賞罰國之大信。凡軍興以來入粟補官。及以戰功遷授者。宜從寬錄。以勸將來。上召與戶部尚書高夔學士趙秉文。賜坐內殿。問以講和之策。或以力戰爲言。上俯首不樂。雲翼徐舉孟子以大事小之說解之。今且未論仁智。但使生靈息肩。則社稷之福也。上色乃和。十一月改御史中丞。大臣言權京兆行省參政完顏承立不法。詔就鞫之。獄成。廷奏承立所坐皆細事。不足問。所當問者。往時元兵掠平涼。以西數州皆破。承立坐擁疆兵。瞻望不進。此莫大之罪。自餘小失。何足追咎。由是祇免其官。哀宗卽位。首命攝太常卿。尋拜翰林學士。其時因河南旱。詔遣官理冤獄。而不

及陝西雲翼上言天地人通爲一體。今人一支受病，則四體爲之不寧。豈可專治受病之處，而置其餘哉？上是其言。正大三年，復爲禮部尚書兼侍讀，詔集百官議省費。雲翼奏以省費事小，戶部司農足以辦之。尚書省出政之地，事無大小，皆當總領。今軍旅大事，社稷所繫，樞密乃專制之，蔑視宰相，不得預聞。欲使利病兩不相蔽，得乎？上亦嘉納。明年設益政院，以爲選首。每名見賜坐，不名，詔講尚書。雲翼爲言：帝王之學，不必如經生分章析句，但知爲國大綱足矣。因舉任賢去邪與治同道與亂同事有言逆於汝心，有言遜於汝志，數條。一皆本於正心誠意，敷繹詳明。上聽之，忘倦。尋與秉文同撰進龜鑑萬年錄二十篇，所載皆聖學聖孝之類。當時朝士廷議之際，多不盡言。顧望依違，寔以成俗。一日經筵畢，因分別人臣事君禮與義，各不相並。禮不

敢齒君之路，馬入君門，則趨見。石之几杖，則起君命名。不俛駕而行，受命不宿於家。是皆事君之禮。人臣所當盡者也。然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一一陳之。若曰可而有所否者，替其否。若曰否而有所可者，獻其可。言有不從，雖引裾折檻，斷鞅勒輪，有不恤焉。苟徒徇事君之虛禮，而不知事君之大義，國家何賴焉？上改容禮曰：非卿，朕不聞此言。又書是風痺至是稍愈。上問愈之之方，對曰：但當治心。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人君先正其心，則朝廷百官莫不一於正矣。上復矍然，知其用醫，試也。夏人旣通好，遣徽猷閣學士李弁來議。互市往返不能決，遣之。往議乃定。五年卒。年五十九。諡曰文獻。雲翼天性雅重，其自律甚嚴。待人寬恕，與人交分一定，死生禍福不爲少變。有所著文集，校大金禮儀續通鑑，周禮辨左氏莊列賦，五星聚井辨縣象賦，勾股

機要象數雜說等說藏于家

韓玉字溫甫相州人曾祖錫仕金爲濟南尹致仕玉明昌五年登經義辭賦兩科除應奉翰林文字應制一日百篇文不加點章宗見其作元勳傳稱旨嘆曰勳臣何幸得此泰和中建言開通州潞水漕渠船運至都陞陝西東路轉運同知大安三年都城受圍夏人連陷涇陝西安撫司檄爲總管判官於鳳翔募軍旬日得萬人戰敗夏兵獲牛馬千餘自恃其軍可用欲爲勤王之舉未行夏兵五萬復圍平涼又戰于北原疑有大軍至乘夜解去當路者忌其功反奏與寇有謀朝廷疑之遣使者授玉河平軍節度副使且覘其軍先是華州李公直以都城隔絕亦謀舉兵入援以書約玉因傳檄州郡云公直一軍行且有日有不從者輒以軍法從事京兆統軍使見其言峻厲謂公直據華

州反遣都統楊珪襲取之遂寘極刑玉初不知有所約書安撫司得之轉語使者誣玉亦預其謀囚之華州郡學而死臨終書二詩壁間士論冤之 子不疑字居之以父死非罪誓不祿仕藏其父臨終時手書云此去冥路吾心皓然剛直之氣必不下沉兒可無慮世亂時艱努力自護幽明雖異寧不見爾讀者惻然

劉從益字雲卿渾源人高祖擢天會初詞賦進士子孫多出科第入仕從益博學強記精於經學能文章爲詩尤工五言登大安元年進士累官監察御史坐與當路辨曲直得罪去久之起爲葉縣令修學勵俗有古良吏風葉自兵興戶減三之一田多不毛其歲賦七萬如故乃請於大司農爲減一萬民甚賴之流亡歸者四千餘家未幾被召百姓乞留不許入授應奉翰林文

弘簡錄 卷二百四十五  
字踰月疾卒年四十四葉人立石頌德以端午罷酒爲位而哭  
致其哀思有蓬門集若干卷 子祁字京叔在太學有文名值  
金末喪亂作歸潛志以紀金事修史者多採用焉  
呂中孚字信臣冀州南宮人與蒲城人張建字吉甫咸有詩名  
中孚有清漳集建有蘭泉集皆行世明昌初建授絳州教官名  
爲應奉翰林文字以老乞休章宗愛其純素授華州防禦同知  
仍賜詩以寵之

李純甫字之純弘州襄陰人祖安上嘗魁西京進士父承卒於  
益都府治中純甫幼穎悟異常初業詞賦長愛左氏春秋更爲  
經學李經宋九嘉皆從之游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爲文師法  
莊列左氏戰國策且喜談兵慨然有經世心章宗南征兩上疏  
策其勝負咸送軍中後多如所料宰執愛其文薦入翰林值元

兵起復上萬言書授宋爲證甚切時事常路者以迂闊見抑  
不報宣宗遷汴時相高琪擅威福擢爲左司都事審其必敗辭  
以母老旣而被誅復入翰林連知貢舉正大末坐取人踰新格  
出倅坊州未赴改東兆判官卒於汴年四十七純甫少自負其  
材謂功名可俯拾作矮柏賦以諸葛孔明王景略自期中年度  
其道不行益縱酒自放無仕進意得官未及考卽歸隱日與禪  
僧士子游嘯歌袒裼出禮法外然未嘗廢書晚年喜佛力探奧  
義自類其文凡論性理及關佛老二家者號內蘊其餘應物文  
字爲外蘊又解楞嚴金剛經老子莊子中庸集解鳴道集解號  
中國心學西方父教數十萬言多爲名教所貶 李經字天英  
錦州人作詩極刻苦喜出奇語不蹈襲前人純甫稱爲今世太  
白聲名大震再舉不第拂衣歸鄉大夫多慕其文南渡後其

卿帥有表至朝廷識之者曰此天英筆也因有武功朝議就命  
倅其州後不知所終宋九嘉字飛卿夏津人爲人剛直豪邁  
少遊太學詞賦有聲爲文有奇氣與雷淵李經相伯仲登至寧  
元年進士歷藍田高陵扶風三水四縣令咸以能稱入爲翰林  
應奉正大中以疾去沒于癸巳之難又遼東人龐鑄字才卿  
博學能文工詩造語奇健不凡世多傳誦擢第仕宦有聲爲翰  
林待制遷戶部侍郎坐遊貴戚家出倅東平改京兆路轉運使  
卒  
王若虛字從之藁城人幼穎悟若夙昔在文字間者擢永安二  
年經義進士調鄜州錄事歷管城門山二縣令皆有惠政秩滿  
老幼攀送薦爲國史編修遷應奉翰林文字奉使夏國還授泗  
水同知轉著作佐郎預修章宣二朝實錄正大初錄成遷平涼

府判官永幾名爲左司諫遷延州刺史入爲翰林直學士天興  
間羣小附和崔立請爲建功德碑翟奕名若虛爲文時或少忤  
坐見屠滅若虛語元好問曰今名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  
節掃地不若死之爲愈好問曰雖然姑以理論之乃謂奕輩曰  
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爲言其徒曰但言以京城降活生靈百  
萬其所重也答曰學士代王言若京城降王言謂何自古但有  
百姓爲之言者斯可信於後世也奕輩不能奪改名太學生劉  
祁麻革與好問張信之共剛定然止直敘其事而已後兵入城  
亦不果立金亡徽服北歸鎮陽與輝源劉郁東游泰山至黃峴  
峰憇萃美亭若虛顧謂同游曰汝輩塵土中一生不意晚年乃  
造仙府誠得終老此山志願畢矣乃令子忠先歸遣子恕前行  
視夸險因垂足坐大石上良久瞑目而逝年七十所著文章號

王子可字南雲河東吉州人父本軍校幼嘗隸籍年三十許大病後忽發狂久之能把筆作詩文及說世外恍惚事南渡後居上蔡遂平郟城間爲人軀幹雄偉貌奇古戴青葛巾項後垂雙帶若牛耳一金鏤環在頂額之間兩頰以青涅之爲翠靨衣常不能掩脛落魄嗜酒每入城市人爭遺之酒食夜宿土室中夏月尸穢狼籍不恤也遇文士則稱大成將軍於佛前則稱諦摩龍什於道則稱騶天玄俊於貴游又稱威錦堂主人人與之紙落筆數百言或詩或文散漫碎雜無句讀無首尾多六經中語及韻學家古文奇字字畫峭勁遇宋諱亦時避之或問以故事其應如響諸所引書皆世未嘗見論說之際稍有條貫又以誕詞語亂之麻九疇張設與游最狎言其詩以百分爲率可曉者

纔二三耳壬辰兵亂爲順天將領所得知其名欲挈之北歸館於瑞雲觀明日自言我不能住君家不數日卒後復有見於淮上者

麻九疇字知幾易州人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薦爲神童章宗召見問汝年幼入宮殿中懼否對曰君臣父子也子寧懼父耶大以爲奇弱冠入太學有文名南渡後寓郟蔡間人遂平西山以古學自力博通五經尤長易與春秋興定末試開封府詞賦經義皆居首選南省復然聲譽大振雖婦人小兒皆知其名及廷試以謨出土論惜之正大初門人王說王采谷俱中第上怪其年幼問知嘗師九疇平章侯摯薦之特賜盧亞榜進士九疇性資野逸高蹇自便與人交一語不相入則逕去不返顧以病未拜官告歸再授太常寺大祝權博士俄

遷應奉翰林文字自度不能終與世合復謝病去居鄆城天興  
兵亂挈家走確山爲元兵所得驅至廣平病死年五十初精易  
學後喜邵堯夫皇極書因學算數兼通卜筮射覆之術晚更喜  
醫與張子和游盡傳其學其所著書爲潤色之明昌以來稱神  
童者五人太原常添壽四歲能作詩劉滋劉從張漢臣後皆無  
稱獨九疇能自樹立爲文精密奇健詩尤工敏後以避謗持戒  
不作者舊如趙秉文以徵君目之而不名  
李汾字長源太原平晉人爲人尚氣跌宕不羈性褻躁觸之輒  
怒以是不爲人所容喜讀史工詩雄健有法避亂入關京兆尹  
子容愛其材招致門下留二年去之涇州謁左丞張行信一見  
禮以上客元光間游大梁應舉不第用薦爲史館書寫殊不自  
聊時或正襟危坐讀太史公左丘明一篇凡數百言音吐洪暢

旁若無人旣畢顧四坐秉筆諸人殊積不平爲雷淵李獻能諸  
人切齒所惡乃以嫚罵官長罷去明年來京師上書言事不合  
各唐鄧開恆山公武仙著行尚書省講議官旣而仙與參政完  
顏思烈相異同頗謀自安懼汾言論欲除之汾覺遁泌陽仙令  
總帥王德追獲之絕食而卒年未四十平生詩甚多不收傳者  
十二三而已

元好問字裕之太原秀容人父德明白幼嗜書口不言鄙事惟  
樂易無畦畛布衣蔬食處之自若家人不敢以生理累之累舉  
不第放浪山水間飲酒賦詩以自適年四十八卒有東齋集三  
卷好問七歲能詩年十四從郝天挺學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  
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趙秉文見之  
稱爲近代所無聲名震于京師登興定五年進士歷內鄉南陽

令天興初由尚書省掾除左司都事轉行省左司員外郎金亡  
不仕爲文有繩尺備衆體其詩奇崛而絕雕瀾巧縵而謝綺靡  
五言高古沈鬱七言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歌謠慷慨挾幽  
并之氣其長短句揄揚新聲以寫恩怨者又數百篇兵後故老  
皆盡蔚爲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銘志盡趨其門晚年尤自任著  
作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不可令一代之跡泯  
而不傳時金國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願爲撰述旣而爲樂夔  
所沮而止乃構亭於家著述其上名曰野史凡君臣遺言往行  
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爲記錄至百餘萬言今所傳  
者有中州集及壬辰雜編後纂修金史多本其說卒年六十八  
有所著文章詩若干卷杜詩學一卷東坡詩雅三卷錦戲一卷

目警十卷

那天挺字晉卿澤州陵川人早多疾厭科舉學嘗語學者今人  
賦學以迅售爲功六經百家分磔緝綴篇章句讀咸不之知幸  
而一得不免爲庸人又曰讀書不爲藝文選官不爲利養惟通  
人能之又曰今之仕多以貪敗皆苦不能自持丈夫不耐饑寒  
一事不可爲貞祐中居河南往來淇衛間天挺有崖岸耿耿自  
信寧落魄困窮終不一至豪富之門年五十終于舞陽

李獻能字欽叔河中人先世有爲金吾上將軍者時號李金吾  
家迫獻能以文學名從兄獻卿獻誠從弟獻甫相繼擢第復號  
四桂李家獻能苦學博覽作詩有志風雅刻意樂章於文尤長  
四六貞祐三年登詞賦進士廷試第一復中宏詞優等授應奉  
翰林文字應機敏捷號爲得體居凡十年由爲鄜州觀察判官  
趙秉文李純甫薦之復入俄遷修撰正太末由鎮南軍節度副



引簡錄 卷二百四十五  
使充河中帥府經歷元兵破河中奔陝州權行省左右司郎中  
以言趙三三軍劫掠自恣趙切恨之私語其軍李員外與我有  
隙坐視我軍饑餓不為存恤遂被害尤酷年四十三獻能眇小  
墨色美鬚髯善談論每敷說今古聲鏗亮可聽家故饒財盡於  
貞祐之亂在京師無以自資其母素豪奢厚於自奉小不如意  
必加訶譴人視之殆不堪獻能處之自若時以純孝稱之獻  
甫字欽川博通書傳尤精左氏及地理學為人自幹局用心所  
到絕人遠甚時多稱其精神滿腹興定五年登第歷咸陽簿辟  
行臺令史正大初夏使來請和朝命翰林待制馮延達往議以  
獻甫為書表官從行夏使有口辯欲求輸幣延達不能折往復  
數日不定獻甫從旁應口汝與吾國和好且百年今始易君臣  
之名為兄弟之國使兒輸弟幣寧有據耶使者曰兄弟且不論

君獨不知宋歲輸吾國幣二十五萬疋典故具在今朝必欲修  
舊好非此例不可獻甫作色曰使者尚忍言耶宋以歲幣餽君  
家而賜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國君臣無一悟者誠謂使者  
當以為諱乃今公言之汝國果能從賜姓之例弊邑雖歲捐五  
十萬當不吝夏使語來和議乃定還錄其功授慶陽總帥府經  
歷尋辟長安令京兆行臺所在供億甚繁嘗處之若有餘民賴  
為安入為尚書省令史天興元年充行六部員外郎時相任以  
守備之策諭功遷鎮南軍節度副使兼右警巡使死於蔡州之  
難年四十所著文章號天倪集同年華陰王元禮購得之刻傳  
于世

辛愿字敬之福昌人雅負高氣不能從俗俯仰年二十五始知  
讀書取白氏諷諫集自試便能背誦乃聚書環堵中讀之至書

伊訓詩河廣頗若有所省欲罷不能因更致力焉由是博極書史作文有繩尺詩律精嚴多自得之趣性野逸不修威儀貴人延請麻衣草履足脛赤露坦然於其間劇談豪飲傍若無人嘗與王鬱遊語以王侯將相世所共嗜聖人得之亦不為避若不以其道與居之不能行所志是猶欲澡其體而伏於廁也此難與他人道子宜保之其志趣如此後客河南治中高延玉為府尹溫迪罕福興所誣愿亦被訊幾不得免自是生事益困迪以饑凍流離往往見之于詩多至數千首有云黃綺暫求為漢友巢由終不是唐臣真處士語也正大末終洛下

法柳宗元閱肆奇古動輒數千言歌詩俊逸效李自嘗作王

小傳以自敘天興初元兵圍汴京上書言事不報四月圍稍

解挺身突出為兵士所得其將遇之甚厚鬱徑行無機防為其下所害年三十餘臨終懷中出書曰是吾平生著述可傳付中州士大夫同時以詩鳴者雷瑄侯用王元粹

載記

金

孔璠

子孫總

孫元鼎

從父端甫

魏汝翼

謝光

陳顏

溫迪罕

劉政

移刺余

王震

劉瑜

劉慶

宋可

沙里質

于氏

師氏

康住住

阿魯真

蒲察氏

完顏忞哥

妻溫特

完顏猪兒

妻力

白氏

附張

金國之初未知聖學至齊景昌三年始補宣聖四十九代孫孔

璠為迪功郎襲封衍聖公其管祀事璠字文老父端操故宋朝

弘簡錄卷二百四十六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載記 金德行 孝義

孔璠子孫總 崔秉仁孫元措從父端甫魏汝翼張顯附

陳顏溫迪罕 韓魯補劉政移刺余王震劉瑜 劉慶祿宋可

沙里質王氏 史氏康住住 阿魯真 蒲察氏

完顏忞哥妻溫特 罕氏完顏猪兒妻尹氏白氏附張 鳳奴

金國之初未知聖學至齊阜昌三年始補宣聖四十九代孫孔

璠為廸功郎襲封衍聖公主管祀事璠字文老父端操故宋朝

奉郎端友之弟齊國廢罷熙宗即位建立制度興禮樂詔立宣

聖廟于上京天眷三年詔求孔子後加璠承奉郎復襲封奉祀

時帝頗讀論語尚書春秋左傳及諸史通曆唐律乙夜乃罷皇  
統元年三月戊午上謁奠孔廟北面再拜退語侍臣朕幼年游  
佚不知志學歲月逾邁深以爲悔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使萬  
世高仰大凡爲善不可不勉自是以夜繼晷孳孳不倦三年璠  
卒子拯襲字元濟至天德二年立國子監定襲封衍聖公俸格  
加于常品授文林郎久之加丞直郎大定元年卒弟總襲字元  
會大定二十年世宗召至京師欲與以官尚書省奏若加任使  
恐守奉有闕上乃授文林郎知曲阜縣以主先聖祀事二十三  
年二月戊申命右丞張汝弼攝太尉致祭于宣聖文宣王廟明  
昌元年總卒子元措襲字夢得亦授文林郎三年四月詔定春  
秋釋奠宣聖廟祝詞稱皇帝謹遣以祭酒司業博士充三獻官  
執事與亨看並法服陪位學官公服學生儒服改登歌規夫

常樂工其衍聖公視四品階止八品不稱可超遷中奉大夫永  
著于令四年八月丁未章宗行釋奠禮北面再拜親王百官六  
學生員陪位承安二年正月詔元措兼曲阜縣令仍世襲貞祐  
三年山東寇盜縱橫宣宗恐聖人之後罹害召爲太常博士哀  
宗天興元年八月丁巳釋奠孔子元取元措家口以歸後終明  
昌三年尚書省又奏學士党懷英薦孔聖四十八代孫端甫年  
德俱高讀書樂道該通古學召至京師與同薦濟南府魏汝翼  
有文章德誼苦學三十餘年四舉終場蔚州劉震亨學行俱優  
嘗充舉首益都府王樞博學善書事親至孝時賜端甫汝翼進  
士及第震亨樞同進士出身並附王澤榜除端甫將仕郎小學  
教授尋以年老命食主簿半俸奉祀致仕明昌五年十月戊寅  
方議建諸處孔子廟上因曰僧徒修飾宇像甚嚴道流次之惟

儒者最爲滅裂平章守貞等曰儒者不能長居學校非若僧道  
久處寺觀上曰不然僧道以佛老營利故利在莊嚴闕侈起人  
施利自多所以爲觀美也六年四月新增修曲阜廟成勅党懷  
英撰碑文上親行釋奠之禮賜衍聖公以下三獻法服及登歌  
樂一部仍遣太常舊工往教孔氏子弟以備祭禮泰和四年二  
月癸丑詔州郡無宣聖廟學者增補其生徒少者罷教授止以  
本州府文資官提控之上又加意德行尚書省奏提刑司舉  
河中府貢士胡光謙年八十三德行才能尚可任用勅召赴闕  
命學士院試雜文稱旨特賜進士及第授將仕郎爲太常寺奉  
禮涿州貢士劉器博博州貢士張安行賜同進士出身及有司  
奏德行材能之士安州崔秉仁兖州翟駒錦州齊文乙大名孫  
可久陳信仁應州董燧並同進士出身 中都路都轉運使王

三舉終場人蔡州文商經明行修足備顧問前河北西路  
轉運使李揚薦慶陽府進士李獎純德博學鄉曲譽之絳州李  
天祺應州康晉侯屢赴廷試皆有才德上令召文商以爲國子  
教授遷登仕郎給獎主簿半俸終身餘皆賜同進士出身 又  
從諸路奏涿州時琦雲中劉摯鄭州李升恩州傅礪濟南趙摯  
興中田扈等六人德行才能並賜同進士出身 齊河縣民張  
涓濟易縣民王琛河州民李錡急義好施詔復之終身仍著于  
令河州定羌民張顯孝友力田焚券已責又獻粟千石以賑饑  
棧州民榮楫賑米七百石錢三百貫冬月散柴薪三十束皆別  
無希覲特各補兩宮仍正班序 同州民  
金初衛州汲縣人陳顏世業農父光宋季擢第武舉調壽陽尉  
未赴值金兵取汴光病圍城中顏聞關渡河往省因扶疾北歸

又爲家奴謀良不可誣與賊通繫獄榜掠不勝因自誣服顏詣  
郡請代父死太守徐某哀之不敢決適帥臣至郡白其狀帥曰  
此真孝子也遂併釋之天會七年詔旌表門閭同時西北路  
宋葛斜斯渾猛安人溫迺罕幹魯補年十五居父喪不飲酒食  
肉廬于墓側母疾割股肉療之疾愈詔以爲護衛  
世宗卽位留意教化大定十四年四月乙亥上御垂拱殿誠皇  
太子及親王曰人之行莫大于孝弟人而能此無不蒙天之福  
汝等宜盡孝于父母友于兄弟自古兄弟之際多因妻妾離間  
以至相違且妻者外屬可比兄弟至親乎若妻言是聽而兄弟  
相遠甚非理也汝等以朕言當銘于心時有劉政者涪州人  
性篤孝母老喪明每以舌舐逾旬忽能視物人皆異之有疾晝  
夜侍側衣不解帶割股啖之者再母死復負土起墳鄉鄰欲佐

其勞謝而不敢葬之曰飛鳥哀鳴翔集丘木間葬畢廬墓三年  
防禦使以聞特除爲太子掌飲永 大定二十一年正月甲子  
如春水丙子次永清縣聞有契丹人移刺余里也隸虞王猛安  
下有一妻一妾妻生子六妾生子四妻死其六子廬墓下更宿  
守之妾子皆知崇奉嫡母亦更宿焉三歲始一時因獵過其家  
賜錢五百貫令縣官堆積于市招示縣民以爲孝子之勸

章宗卽位宰臣因奏近言事者謂方今孝弟道缺乞正風俗此  
來官吏多責近効以幹辦爲上不能奉宣教化其有秉心寬厚  
欲行德化者輒謂之迂闕此孝弟所以廢也若論所在官吏有  
能務行德化者擢而用之則教化可行孝弟可興矣上因問宰  
臣從來孝義之人曾官使者幾何左丞守貞對曰先朝劉政者  
嘗官之然多淳質不及于事上曰豈必盡然凡稱孝義素行已

備稍有可錄卽當用之後雖有希覲作僞者猶不失爲善可檢  
勘前後所申其名以聞明昌三年因舉寧海州文登縣人王  
震嘗舉子業母患風疾刲股愈之母沒哀泣過禮日乃生翳  
服除不療而愈以爲孝感特詔赴闕并試其文賜同進士出身  
詔尚書省擬注教授一等職任又棗州孝子劉瑜家貧母喪  
不能具葬乃質其子以給喪事與錦州劉慶祐各賜粟帛旌表  
門闕復其終身又貴德州孝子翟與遂州節婦張氏與雲內  
孝子孟興蚤喪父事母孝謹母沒喪葬盡禮事兄如事其父詔  
各賜帛十匹粟二十石

宋可字予之武陟人安貧自守有姑適人族彙氏遭貞節亂夫  
及子皆死于難遺以白金五十笏其後姑得彙氏跡族立以爲  
孝之來省可乃置酒會鄉鄰語姑曰往時遺金因彙氏無子

以暫受之今有子矣此金彙氏物非姑物也可何名取之因呼  
妻子昇金歸姑遠近聞者咸稱重不已未幾元兵駐山陽訪知  
可名質其子使人招之曰從我者生不然則死親舊競勸之往  
否則何由得子可謝不從曰吾有子無子與死生皆有命焉豈  
以是故併平生所守亡之子竟不得歸終以無後

阿鄰妻沙里質者銀木可之妹天輔六年阿鄰從軍黃龍府叛  
卒攻鈔旁近部族沙里質糾集附近居民男女五百樹營柵爲  
保守計以氊爲甲以裘爲旗男夫授甲婦女鼓譟遇賊千餘來  
攻沙里質親自仗劍督戰凡三日賊去皇統二年論功封金源  
郡夫人大定間以其孫藥師爲謀克王氏義豐縣令李寶信  
之妻平州張覺叛王氏陷賊中賊逼之不從大罵賊怒遂支解  
之大定十二年贈貞烈縣君雷婦師氏同州人夫亡孝養舅

姑有病割臂肉飼之卽愈久而皆歿兄師達與夫姪規其財產  
僞立媒證致之官欲必嫁之縣官不能辨曲直師氏畏逼自投  
縣署井中而死明昌三年詔有司祭其墓賜諡曰節 康住住  
鄜州人因夫早亡父取歸家服闋許嚴沂爲妻康氏誓死弗聽  
欲還夫家不可得乃投崖而死 李文妻史氏同州白水人夫  
亡父強許邑人姚一爲妻史氏不聽姚訴之官被逮遂自縊死  
二氏俱諡有司致祭其墓 萊州掖縣司吏相琪妻樂氏貞祐  
三年八月紅襖賊陷掖縣夫妻子俱被執賊見樂有姿色悅之  
殺琪及子誘使從之樂奮起以頭觸賊罵曰我爲人疏所汗  
者哉賊怒殺之迨封西河縣君諡莊潔

阿魯真宗室承充之女胡里改猛安夾谷胡山之妻夫亡寡居  
從父上京元帥蒲鮮萬奴反行省太平執以應之承充諾其二  
子女胡蒲速乃曰吾起身宿衛致位一品死無恨矣若輩亦皆  
通顯未嘗一日報國家當思自處以爲後圖二子乃冒險南走  
自拔歸京阿魯真獨募兵邀衆修城備械積芻糧以自守萬奴  
使人招之不從又使承充射書入城得而碎之曰此詐也萬奴  
怒急攻之乃更男子服與其子蒲帶督衆力戰殺數百人生擒  
十餘兵乃解去後復遣將擊萬奴獲賊將一人詔封郡夫人蒲  
帶視功遷賞

蒲察氏字明秀鄜州帥納申之女完顏長樂繼室前出妻柴氏  
生一子撫育如已出哀宗遷歸德以長樂爲總領將兵扈從將  
行屬曰無他言惟夫人慎之明秀曰君第致身事上無以爲念  
妾必不貽君辱也及聞崔立之變卽以金帛散家人婢僕付之  
幼子親具衣棺祭物與相訣曰崔立不道強人妻女兵在城下



吾何所逃惟一死不負吾夫耳汝等惟善養幼子遂自縊而死  
時年二十七

完顏怍哥五朶山宣差提控回里不之子與完顏猪兒系皆出  
蕭王後裔怍哥從叔父益都節度秦州兵馬元兵攻之適有疾  
不能軍怍哥為提控獨當一面卒以無害益都死兵亦隨退以  
城守功授怍哥世襲謀克收充奉御及崔立變怍哥義不受辱  
與妻溫特罕氏訣妻曰君能為國家死我不能為君死乎其婢  
亦曰主母死婢將安歸是日夫婦以一繩同縊婢從之猪兒為  
南面元帥天興二年正月從哀宗戰死黃陵岡其妻尹氏聞夫  
死隨聚家資焚之亦自縊年三十一哀宗痛悼贈夫官無子以  
弟濟州補護衛封尹氏金源郡夫人

蘇嗣之初名宗之避諱改鞞五世孫汝祖京坡叔黨俱莠

邨城之小峨嵋山世皆居許昌嗣之幼喪父母白氏年二十餘  
寡居服除外家迎歸微聞兄嫂竊議改醮白氏泣曰我聞世祖  
在宋文章節義有名乃欲使我失身乎率車徑歸自是非有大  
故輒不往來嘗于宅東北為祭室畫兩先生像壁間圖黃州龍  
川故事香火嚴潔躬自洒掃士大夫求瞻拜者往往過其家奠  
之教子成立為汴京廂官天興元年正月庚戌許州被兵白氏  
拜辭像前曰見子往京師老婦死無恨矣即自縊于旁室年七  
十餘家人并屋焚之矢石之際忽見一女子呼于城下曰我倡  
女張鳳奴也許州破被俘至此彼軍不日去矣諸君努力為國  
堅守無為所欺也言竟投濠而死朝廷遣使馳祭于西門

載記 金逸民方技

王去非

趙質

薛繼先

高仲振

張潛王  
汝梅  
金逸民一

劉完素

張從正

李慶嗣

紀天錫

張元素

馬貴中

武禎

子亢

杜時昇

李懋

胡德新

士去非字廣道平陰人隱居教授不求榮祿督妻孥耕織以給  
伏臘束修有餘分惠他人弟子班忱貧不能謀贍其朝夕一女  
及笄為辦資裝嫁之北隣有喪忌東出西與北皆人居南則去  
非家蠶室輒壞之使喪南出遂得葬焉鄉人化其德大定二十  
四年卒年八十四

趙質字景道遼相思溫之裔應舉不第隱居燕城南教授為業  
明昌間章宗春蒐過其地聞絃誦聲駕臨齋舍見學圃題詩賦  
詠久之賞其志趣不凡召至行殿授官固辭曰臣僻在野地志  
在長林豐草金鑣玉絡非所願也上益奇之賜田千畝復之終  
身泰和二年卒年八十五 又因提刑司舉薦河南人逸民游

魏錫同進士出身以年老不樂仕進授登仕郎給正八品半俸  
終身

薛繼先字曼卿南渡後隱居洛陽西山課童子書事母盡孝與  
人交謙遜和雅所居化之年已老狀貌如少者子純孝字方叔  
有父風客見者輒不知其為曼卿以為方叔或詐為父書就取  
物輒與之鄉人石玠為御史行部過曼卿不肯見視鄰皆勸之  
往謝答曰君但求之思耳凡今時政未必盡善舉劾未必盡公  
一與往來後有所舉劾將謂自我發之善者未必報惡者立受  
其禍其畏慎皆類此壬辰之亂病沒宜陽

高仲振字正之遼東人其兄領開封鎮兵嘗依之以居既而盡  
其家業挈妻子入嵩山隱居博極羣書尤深易與皇極經世安  
貧自樂不入城市山野小民亦知敬之嘗與其弟子張潛王汝

引簡錄 卷二百四十一  
梅行山各間人望之翩然如仙或以爲得遇異人教以養生術  
嘗終日燕坐骨節曼曼有聲所談皆世外事有扣之者輒不復  
語 潛字仲升武清人幼有志節慕荆軻聶政爲人年三十方  
折節讀書時人高其行詎目爲張古人後客嵩山從仲振受易  
年五十始娶魯山孫氏亦有賢行夫妻相敬如賓負薪拾穗行  
歌自得不復知其貧也鄰里有爲潛種瓜者及熟讓潛弗取中  
道拾一斧訪其主輒還之里有兄弟爭財者讓曰獨不畏張先  
生知耶其爲人敬服如此天興間挈家避兵少室山不食七日  
孫氏亦投絕澗偕死 汝梅字大川大名人始由律學爲伊陽  
簿秩滿隱居不仕性嗜書動有禮法人以法律就學兼授以經  
諸生服其教無敢爲非義者同業嘗憫其貧時周之皆謝不受  
後不知所終

劉元素字守真河間人自號通玄處士嘗遇異人陳先生以酒  
飲守真大醉及寤洞達醫術若有素授之者乃撰運氣要旨論  
精要宣明論慮庸醫或出妄說又著素問玄機原病式特舉二  
百八十八字注二萬餘言然好用涼劑以降心火益腎水爲主  
宗之者咸守此法至今有名 張從正字子和睢州考城人精  
於醫業貫穿難素之學起疾救死多所取效世傳黃帝岐伯所  
爲書有汗下吐三法各有經絡脈理亦有不當汗不當下不當  
吐者汗與下吐之則死惟從正用之最精號張子和汗下吐法  
妄庸淺術習其方劑不知察脈原病往往殺人此庸醫所以失  
其傳之過也其所著見行于世有六門二法之目  
李慶嗣洛人讀素問諸書洞曉其義天德間歲大疫廣平尤甚  
貧者往往闔門臥病慶嗣推藥與米分遺之全活者衆至年八

引簡錄 卷一百四十六  
十餘無疾而終所著傷寒纂類四卷改證活人書二卷傷寒論  
三卷鍼經一卷傳于世 又泰安人紀天錫字齊卿精於醫術  
集註難經五卷有名于世大定十五年上其書授醫學博士  
張元素字潔古易州人八歲試童子舉二十七試經義進士犯  
廟諱下第乃去學醫無所知名夜夢有人用大斧長鑿鑿心開  
竅納書數卷於其中自是洞徹其術會劉完素病傷寒八日頭  
痛脈緊嘔逆不食方困臥間元素往候完素面壁不顧元素曰  
何見待之早如此哉既為診脈語所患云云劉曰然初服某藥  
用某味乎曰然元素曰子誤矣某味性寒下走太陰陽亡汗不  
能出今脈如此當服某藥則效矣劉乃大服如其言遂愈由此  
顯名治病不用古方自為家法其說曰運氣不齊古今異軌古  
方新病不相能也

馬貴中天德中為司天提點與候書郎高守元奏天象災異忤  
海陵旨皆受杖黜貴中為大同府判官久之復入監正隆三年  
三月辛酉朔日當食是日候之不食有旨自今凡遇日食皆面  
奏不須頒示內外及伐宋海陵問欲自將天道何如對曰去年  
十月甲戌熒惑順入太微至屏星留退西出占書熒惑常以十  
月入太微庭受制出何無道之國十二月太白晝見經天占為  
兵喪為不臣為更主又主有兵或罷無兵或起又問鎮戎軍地  
震大風對曰伏陰逼陽所以震也又問當震大風何也對曰土  
失其性則地震風為號令人君命令嚴急則有烈風及物之災  
又問六年二月甲辰朔日有暈珥戴背何如對曰前年八月二  
十九日太白入太微右掖門九月二日至端門九日至左掖門  
出並歷左右執法太微為天子南宮太白兵將之象其占兵入

天子之庭海陵曰今將征伐而兵將出入太微正其事也貴中  
又曰當端門而出其占爲受制歷左右執法爲受事此當有出  
使者或爲兵或爲賊海陵曰兵興之際小盜固不能無也後果  
被殺所言皆驗大定八年世宗擊毬於常武殿上疏諫曰陛下  
春秋高爲天下主守宗廟社稷之重圍獵擊毬皆危事也前日  
皇太子墜馬可以爲戒臣願一切罷之上曰祖宗以武定天下  
豈以承平遽忘之耶皇統嘗罷此事當時皆以爲非朕所親見  
故示天下以習武爾十年十一月皇太子生日世宗宴百官于  
東宮上飲歡甚貴中被酒前跪欲言事錯亂失次上不之罪但  
令扶出後卒

武禎宿州臨渙人精於數學祖官太史靖康後業農後畫界屬  
金貞祐間元帥僕散安貞聞其名召至徐州禮以上客每出

必資焉其占如響正大初徵至汴京待詔東華門其友王鉉謂  
曰朝廷若問國祚修短子何以對禎曰當以實告之但更言周  
過其歷泰不及期亦在修德爾時久旱祈禱不應朝廷爲憂禎  
忽謂鉉曰足下今日早歸恐爲雨阻鉉曰萬里無雲赤日如此  
安得有雨禎笑曰若是則天不誠也天何嘗不誠既而東南有  
雲氣須臾蔽天平地雨注二尺衆皆驚嘆尋除司天臺管勾

子亢性頗倨傲寡言笑不妄交嘗與一學生終日相對握籌布  
畫目炯炯若有所營見者莫測哀宗至蔡州完顏仲德薦其術  
召至屏人與語大悅除司天長行賞賚甚厚上書曰比者有星  
變於周楚之分彗星起于大角西掃軫之左軸蓋除舊布新之  
象又言鄭楚周三分野當赤地千里兵凶大起王者不可居之  
又曰蔡城有兵喪之兆楚有亡國之徵三軍苦戰於西垣前後

引簡錄 卷二百四十一  
有日矣城壁傾頽內無見糧外無應兵君臣數盡年也聞者悚  
然奪氣上惟嗟嘆良久不以爲罪天興二年九月蔡州被圍亢  
奏十二月三日必攻城及期果然因問解圍當在何日對曰明  
年正月十三日城下無一人一騎矣帝不知其意密喜圍解有  
日但計糧草無使闕乏至期十日蔡州果破十三日元兵退亢  
赴水死

杜時昇字進之霸州信安人博學知天文不肯仕進承安泰和  
間宰相數薦可大用因語所親吾觀正北赤氣如血東西巨天  
不久大亂天下南北當合爲一消息盈虛循環無端察往考來  
孰能違之時風俗侈靡紀綱大壞乃南渡河隱居嵩洛山中以  
伊洛之學教人從學者甚衆正大間元兵攻潼關拒守甚堅衆  
皆相賀獨嘆曰元兵皆在秦鞏間若假道於宋出襄漢入宛葉

鐵騎長驅勢如風雨無高山大川爲之限阻此土崩之勢也軍  
之元果自饒峯關涉襄陽出南陽我兵敗績于三峯山汴京不  
守皆如所料正大末卒

李懋不知何許人有異術正大間游京兆行省完顏合達愛其  
術與俱至汴京薦于哀宗遣近侍密問國運否泰言無忌避居  
之繁臺寺朝士日走問之懋能道隱事及吉凶之變人以為神  
帝惡其言太洩遣使者往將殺之使者假持酒殺入寺懋出迎  
笑曰是矣使者曰何謂也懋曰我數當盡今日尚復何言遂索  
酒痛飲就死

胡德新河北士族寓居南陽往來宛葉間嗜酒落魄不羈言禍  
福有奇驗正大七年夏與燕人王鉉邂逅于葉縣村落中初不  
相識坐中謬以兵官對新曰此公在吾法中當登科甲何以謂

之兵官眾愕然遂以實告二人相得甚歡即命家人具雞酒以待酒酣舉大白相屬曰君此去事業甚遠不必置問某有所見久不敢對人言今欲告子遂邀至野田密謂曰某自去年來行宛葉道中見往來者十人中八九有死氣今春至陳許間見其人亦有大半當死者若吾目可用則時事可知矣鉉驚問應驗遲速曰不過歲月間爾某亦不逃此厄請密誌之明年元兵出金房入取峭石灘渡漢所過廬舍蕭然新亦舉家及難其精驗如此

卷二百四十六

弘簡錄卷二百四十七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載記 金亂臣一

桓赦弟散烏春

溫敦蕭刺

臘醅

弟麻

阿疎

父何

蕭肄

敬嗣暉

蕭裕

懷忠

完顏秉德

唐括辨

烏帶

妻定

大典國

徒單出虎

僕散忽土

徒單貞

孫銘

李老僧

張仲軻

馬欽

李通

高懷貞

梁琬

完顏元宜

桓赦與散達皆國相雅達之子居完顏部邑屯村其稱國相不知始於何時景祖嘗以幣馬求於雅達以命肅宗桓赦兄弟服事景祖後與世祖肅宗被酒言語紛爭遂相毆擊唐括后親解

乃止自此肇豐與跋黑相結跋黑者嘗誘跋兄弟欲爲亂者也世祖恐朋合爲亂不得已與之和間數年世祖因往拒烏春兄弟遂偕起兵肅宗拒以偏師時烏春兵在北桓赧兵在南勢張甚世祖戒以可和則和否則決戰至斡魯紺出水而陣已成列肅宗使益德勃董議和桓赧恃烏春助不許益德來報敵欲戰肅宗惑之從或人請戰地迫近村墟宜稍退寬地誘之軍少却未及成列敵輒來乘肅宗遂敗桓赧乘勝大肆鈔畧世祖聞之瞰其不知引衆經舍狠貼割兩水取二人之家而還未至肅宗之軍又敗世祖至責讓失利之狀使歡都治訶助以本部七謀克復遣人議和二人欲得盈歌之大赤馬辭不失之紫騮馬皆受直名馬世祖不許遂與不木魯部下灰蒲察部撤骨出及

江左右匹古敦水北諸部兵皆會厚集爲陣鳴鼓作氣有

之心令衆曰今天門開矣悉以爾車自隨悉爾取烏古廼婦寶貨財產有不從者俘畧而去時波多吐水裴滿部斡不勃董附于世祖桓赧縱火焚之斡不死世祖厚撫其家旣定桓赧以舊地還之於是蒲察部沙祇勃董胡補荅勃董使阿喜間道皆來告難且問吾屬何以待之世祖覆曰事已至此不及謀矣惟詭從以自全戰則以旗幟自別耳桓赧至北隘旬世祖將出兵聞跋黑已死於愛妾之父家乃沿安木虎水行且欲并取海故术烈速勃董之衆而後戰覘者來報曰敵至矣世祖棄旗提劔身爲軍鋒盡銳與搏桓赧以步軍千盾進世祖之衆援長槍刺之步軍大敗已而騎兵亦敗世祖止軍勿追盡獲所棄車甲馬牛軍實頒於將士各以功爲差未幾桓赧散達悉以其屬降於世祖而十灰猶保撒阿辣村撤骨出據阿魯紺山村縱兵俘



略隣近村堡世祖遣人議和撒骨出謾言荅曰我本欲和壯士  
巴的懣泣而謂我曰若果與和則美衣肥羊不可復得是以不  
敢從命已而道傍人射之中口而死卅灰之屬石魯其母嫁駝  
滿部達魯罕勃董爲妾而已復通於卅灰之妾常懼得罪達魯  
罕又與族兄抹腮引勃董俱事世祖世祖欲間石魯於卅灰謂  
達魯罕曰汝之事我牽於石魯一彼一此固不如抹腮引之堅  
固也達魯罕乃使石魯殺卅灰而降久之石魯醉酒狠爭達魯  
罕又殺之

烏春阿跋斯水溫都部人以鍛鐵爲業因歲歉策杖負擔與其  
族屬來歸景祖與之處以本業自給旣而知其果敢善斷命爲  
溫都部長遣其甥完顏族人益德送歸及世祖襲位頗懷貳心  
又虐用其衆部人來訴世祖使人讓曰吾父信任汝任以部長

今人告汝暴殺無罪聽訟不平自今勿得復爲此等事烏春不  
聽反怒吾與汝父等輩舊人汝爲長未久預汝何事遂結跋黑  
以爲肘腋內外謀變屢欲發兵以世祖待之厚無能爲端適同  
類鐵工加古部烏不屯以被甲九千來售烏春聞之使人來讓  
曰甲吾甲也來流水以南疋古數水以北皆吾所部爾何得輒  
取其亟以歸世祖曰彼以甲來市吾與之直爾何得言烏春意  
沮詭言必欲和解當使跋黑之子斜葛及斯勒來世祖度非真  
和不欲遣謂斯勒曰斜葛無害彼且執汝宜辭疾勿往衆固請  
之及見烏春果厚禮斜葛而執斯勒曰得甲則生否則死世祖  
乃與其甲斯勒得歸烏春自此益無所憚後數年烏春舉兵由  
斜寸嶺涉活論來流水方止舍時十月中大雨累晝夜不止冰  
澌覆地烏春不能進乃引去久之益乃亦有他志徙居吐窟村

與烏春結約舉兵度嶺世祖駐軍屋闢村以待命肅宗自上風擊之烏春大敗獲盃乃以獻于遼而城蘇素海甸以據之後世祖與臘醅麻產戰烏春助以姑里甸兵百十七人世祖擒臘醅獻于遼并言烏春助兵之狀仍以不修鷹道罪之遼主使人問狀烏春懼譫言姑里甸民所管不及未嘗爲助世祖自將過烏紀嶺至窩謀海村胡論加古部勝昆勃堇居烏延部與烏春近欲以自蔽使郭赦請分一軍以伐烏春世祖使斜列躍盤以支軍道其所居而自將大軍與歡都合至阿不塞水嶺東諸部皆會時烏春前死窩謀罕聞知訴於遼遣使者與和解世祖軍至請歸所納亡人緩師世祖弛備使烏林荅故德黑勃堇往受窩謀罕乘懈以三百騎來攻世祖敗之遼使惡其無信不爲主和乃進軍圍之斜列至斜寸水用郭赦計取烏春軍二十二人益

以十軍來助窩謀罕自知不敵乃遁去遂克其城盡以貨產分賚軍中以功爲次諸部皆安輯焉穆宗嘉郭赦功以斜列女守寧妻其子胡里罕烏春之後爲溫敦氏裔孫曰蒲刺始居長白山阿不辛河徙隆州移里閔河蒲刺初從希尹征伐攝猛安謀克事遇賊突出力擊敗之手殺二十餘人擢修武校尉天德初充護衛宿直將軍與衆護衛射遠皆莫能及海陵賞以玉鞍銜令往曷懶路選可充護衛者使還稱旨遷耶盧椀羣牧使改遼州刺史伐宋召爲武翼軍副都總管將兵二千至汝州南遇宋兵二萬餘邀擊敗之手殺將士十餘人時嵩汝兩州百姓多逃去爲招集之使復其業改莫州刺史徵爲太子左衛率府率再遷隴州防禦使歷鎮西胡里改顯德軍節度使致仕卒臘醅與麻產兄弟七人居活刺渾水訶隣鄉紇石烈部素有名

聲人推服之及烏春窩謀罕等爲難兄弟乘機結陶溫水之民  
寔不可制其同里中有避之者徙於苾罕村野居女直中臘醅  
悉將攻之乃約烏古論部騷臘勃董富者撻懶胡什滿勃董而  
海羅幹苗火二勃董間使人告野居女直爲備臘醅等敗歸復  
由南路往襲勝之俘略甚衆海羅幹苗火胡什滿畏臘醅求援  
于世祖命斜列以輕兵邀擊于屯睦吐村敗臘醅等盡還所俘  
如骨魯津倍道兼行馬多乏皆留之路傍從五六十騎遇臘醅  
于野鵲水日已曛世祖因其兵衆突陣力戰中四創不能軍穆  
宗自菴吐渾津度江遇敵于蒲蘆買水矢著于弓箛並引還臘  
醅麻產使其徒舊賊禿罕及馳朶剽取戶魯不灤牧馬四百及  
富者粘罕之馬合七百餘匹過青嶺東與烏春窩謀罕交結世

祖自將伐之臘醅等爲降還軍復求助于烏春據暮稜水保固  
險阻遂爲世祖所擒時麻產遁免據直屋鎧水繕完營堡招納  
亡命杜絕往來者陶溫水民復爲之助肅宗招之不聽乃使康  
宗伐之是歲混同江大溢水與岸齊康宗自阿隣岡乘舟至於  
帥水舍舟而進圖麻產突圍復去令太祖與劾魯古連追至直  
屋鎧水得遺甲於路前至大澤麻產棄馬入荏葦歡都射中其  
首擒而殺之

阿疎星顯水紇石烈部人父阿海勃董當景祖時世祖破烏春  
還阿海率官屬士民迎謁于雙宜大灤獻黃金五斗世祖諭以  
烏春本微賤忘吾父撫育大恩乃結怨於我遂成大亂自取滅  
亡吾與汝等三十部人自今可以保安休息若吾大數將終汝  
等當念我竭力匡輔子弟若亂心一生則滅亡如烏春矣阿海

與衆跪而泣曰太師勿爲此言若有不諱衆人賴誰以生未幾  
世祖沒阿海亦死昭蕭皇后憐愛阿疎自其父時常以事來必  
留月餘遣歸及爲勃董嘗與徒單部詐都爭長肅宗治之乃長  
阿疎穆宗時聞阿疎有異志召賜鞍馬深加撫諭阿疎謀益甚  
復召之不來與同部毛睹祿勃董等起兵穆宗自馬紀嶺出兵  
攻之略阿茶檜水益募軍至阿疎城辰巳間忽暴雨晦曠雷電  
阿疎所居有火光聲如雷墜城中識者以謂破亡之徵阿疎與  
其弟狄故保往訴于遼遼人來止勿攻穆宗不得已留劾者勃  
董守阿疎城而還阿疎在遼不敢歸毛睹祿乃降遼使復來穆  
宗以計却之破其城及其部衆阿疎不能歸與族弟銀木可辭  
里罕陰結南江居人渾都僕速欲與俱亡高麗事覺太祖使  
古撒喝捕之已先爲遼戍所獲僕息亡去取其妻子而還後

年阿疎使其徒達紀至生女直界上曷懶甸人畏穆宗執而送  
之阿疎遂終于遼

蕭肄本奚人天生儉惡有寵於熙宗復諂事悼后累官祕書監  
至參知政事與海陵同居相列嘗以無罪陷人於死會因天變  
上欲下詔罪已命學士張鈞視草謂當深自貶損中有惟德弗  
類上于天威及顧茲寡昧眇予小子等語肄譯奏漢人托文字  
以詈主上弗類是大無道寡者孤獨無親昧則人事弗曉眇乃  
目無所見小子嬰孩之稱帝乃大怒命衛士拽鈞下殿榜之數  
百不死手劔釐其口而醢之賜肄通天犀帶憑恃恩倖倨傲海  
陵與之有怨及篡立即欲殺之恐人疑亟報仇例加銀青光祿  
大夫數日始召詰以張鈞何罪賞爾何功肄不能對除名放歸  
禁錮而死

敬嗣暉字唐臣易州人登天眷二年進士調懷安丞遷弘政令  
補尚書省令史海陵爲相悅其才辨擢起居注歷諫議大夫吏  
部侍郎頗自銜耀釣衆人之譽遇宗廟祫祭輒命行太常事正  
隆中拜參知政事務以阿順取容會伐宋留于南京治尚書省  
事世宗卽位惡其巧佞降爲通議大夫放歸田里無何又推練  
習朝儀應對閑雅復起爲丹州刺史戒以卿性明達今當竭力  
奉職以洗前日之咎苟或不悛必罰無赦俄丁母憂起復左宣  
徽使覘上頗好道術奏尚食官毋於禁中輒殺羊豕朔望上七  
日有司毋奏刑名久之有榜匿名書于通衢上稱海陵舊臣不  
得用者有怨望心將圖不軌世宗知嗣暉爲人所媒孽不問後  
復拜參知政事大定十年有事南郊詔以執政冠服攝太常事  
禮成卒

蕭裕本名遙折與懷忠玉皆奚人裕素傾險巧詐敢決大事初  
以猛安居中京與海陵獵于途你山次鐸瓦酹天而拜語以余  
幼時習射至一門下默祝曰若我異日大貴當使一矢橫加門  
脊上朕之果然及爲中京留守又大獵于其地圍未合禱曰我  
若有大位百步之內當獲三鹿若止爲公相獲一而已甫合連  
獲三鹿又祝曰若統一海內當復獲一大鹿果獲之裕揣海陵  
有覬覦心密與相結告曰留守先太師太祖長子德望如此人  
心天意宜有所屬誠有志舉大事願竭力以從海陵喜遂與謀  
議除裕兵部侍郎歷南北二京留守同知海陵道過北京與裕  
定約曰我欲就河南兵建立位號先定兩河舉兵而北君爲我  
結諸猛安以應我旣行篡立拜裕祕書監時深忌太宗諸子欲  
除之與裕密謀教其門客蕭玉上變因構致太傅宗本秉德等

反狀并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宗翰子孫三十餘人賞功拜裕尚書左丞加儀同三司玉爲禮部尚書各賜錢二十萬馬牛各四百頭匹羊四千口再閱月拜裕平章政事監修國史至右丞相兼中書令專倚信之威福由已勢傾朝廷他相仰成而已素與高藥師善嘗告以海陵密語爲所奏謂有怨望心海陵召裕惟加戒諭不以爲罪益專擅自用言者不已遂積前疑出裕弟左副點檢祚爲益都尹妹夫左衛大將軍闕离刺爲寧昌軍節度使而使弟充領三省事頗防閑之因懷釁隙裕遂與前真定尹蕭馮家奴博州同知遙設女夫過刺補謀立亡遼豫王延禧之孫使親信蕭屯納往結西北路招討使蕭懷忠依違未決謂屯納曰此大事汝歸遣一重人來裕乃使其黨前丞蕭招折往懷忠問招折與謀者復有何人荅曰五院節度耶律朗亦

是懷忠舊與朗有隙又疑招折嘗上撻懶變事懼其反覆因執招折收朗繫獄遣使上變會筆祝令史白荅亦奏遙設書使助裕以取富貴海陵初不信謂白荅誣構命殺之方執出宣華門遇點檢徒單貞得懷忠上變事入奏遇見因止不殺使宰相追問裕卽欵伏猶甚驚愕及引見親訊不復隱諱因問汝何怨於朕而作此事裕曰陛下凡事皆與臣議及除祚等乃不令臣知唐括辯及臣約同生死太宗子孫無罪皆死臣手今臣死亦晚矣海陵哭送出門殺之并誅遙設及馮家奴馮妻豫王女與子穀皆遇害遣護衛龐葛往誅朗及招折過刺補白益死屯納出走過河間少尹蕭之詳初不知留之三日併殺之賞上變功以白荅爲牌印高藥師修起居注進階顯武將軍及遷懷忠樞密副使累西南二京留守封王契丹散八反復以爲西京留守西

南面兵馬都統與樞密僕散思恭留守蕭曠右衛將軍蕭禿剌  
護衛十人長幹盧補往討之禿剌戰無功大軍追撤八不及終  
積前疑恐其合勢願又不能制其下殺降人取其婦女遣使卽  
軍中敘曠與懷忠皆族滅之幹盧補禿剌但誅之而已大定三  
年追復四人官爵曠弟安州刺史曠求襲謀克不許付以曠之  
家產玉數月亦拜參知政事母憂起復俄授猛安子尚公主賜  
第一區分給宗本家貲又進尚書右丞拜平章政事至右丞相  
封陳國公正隆三年拜司徒判大宗正事五年兼御史大夫使  
參政李通諭旨朕將行幸南京官吏多不法受賕卿宜專糾劾  
細務非所責也繼判大典尹駕至南京轉左丞相進封吳國公  
會將伐宋玉諫不可諭以朕視宋國猶掌握間何爲不可玉曰  
天以長江限南北舟楫非我所長昔符堅百萬可爲陸海陵

怒叱之使出將斷其舌釘而磔之恩其有功猶復隱忍祇用決  
杖云痛爾體如在朕躬仍留治省事世宗卽位降奉國上將軍  
放歸田里奪所賜家產久之因思海陵先意殺宗本諸人然後  
用玉質成其事豈得專罪起爲孟州防禦諭朕今不罪汝等當  
思前過悉心圖報勿謂嘗居要地以今爲不足旣乃轉定海軍  
節度使至太原尹與少尹烏古論掃喝互訟不公事各削官解  
職卒子德用棄置不敘

完顏秉德本名乙辛初爲西南路招討使改汴京留守母憂起  
復爲兵部尚書皇統七年拜參知政事八年平章政事九年爲  
尚書左丞相兼中書令時熙宗在位久繼嗣未立無聊不平屢  
殺宗室箠辱大臣因是懷忿首謀廢立秉德位在海陵上而意  
不欲屬之不得已拜稱萬歲旣立仍爲左丞相兼侍中左副元

帥封蕭王及諸同黨並賜鐵券與錢二千萬絹一千匹馬牛各三百羊三千而每以秉德不即勸進爲銜烏帶諧之出領行臺尚書省事上欲除之烏帶因誣於宗木家飲酒海州刺史子忠言秉德有福貌類趙太祖笑而受之相別時招刑部侍郎漫獨謂曆數有歸前所說那公事頗記憶否荅以不存性命事何可對衆便說似此逆狀甚明其妻又嘗指斥主上語皆不遜乃遣使就行臺殺之并殺其弟特里兀里諸子孫皆死宗翰之後遂絕世宗卽位追復官爵贈儀同三司大定六年上憫宗翰無後詔還猛安謀克於撒改曾孫益買遣使改葬撒改宗翰於山陵西南二十里百官致奠其家產給近親以奉祭祀

唐括辯本名幹骨刺彰德軍節度使重國之子尚熙宗女代國公主爲駙馬都尉累官都點檢參知政事尚書左丞會寧牧爲

人強忍果敢與右丞相秉德謀廢立密謀既定十二月九日代主爲其母悼后作佛事居寺中故海陵秉德等俱會於辯家待興國出宮辯因設饌衆皆懼懼不能食辯獨飽食自若至夜辯等以刀藏衣下相隨入宮海陵旣立拜爲右丞相兼中書令封王賜賚一同明年進左丞相遷重國刑部尚書東平尹海陵心知其忤忍畏忌之嘗與觀太祖畫像因眼與辯相似海陵色動指以示辯辯色亦動益忌之與蕭裕謀并致辯罪預宗本謀反卽殺之奪其父官正隆二年起重國沂州防禦使大定初改清州與徒單拔改俱以政跡著聞歷安國彰化橫海三軍節度使

卒

烏帶行臺左丞相阿魯補子累官大理卿妻唐括氏名定哥有容色而性淫泆舊與海陵私通又私其家奴閻乞兒秉德嘗對



熙宗指斥其事銜怒未發既預逆謀以爲平章政事封許國王  
賜錢絹馬牛羊鐵券並如其黨時多忌諱一日海陵有疾不視  
朝烏帶誣奏秉德言設有不諱誰當繼者臣對曰自有皇子秉  
德曰嬰兒豈能勝天下大任必也葛王乎海陵信之卽出秉德  
旋殺之進烏帶右丞相素與宗本有親因其告變獨得免禍仍  
盡賜秉德千戶謀克及其子婦家產加司空右丞相兼侍中居  
數月將早朝忽遇陰晦天將雨意或免朝輒先趨出百官皆隨  
之已而海陵御殿知羣臣已散遂思之出爲崇義軍節度使在  
鎮每遇元會生辰使家奴葛魯葛溫詣闕上壽定哥亦使其婢  
貴哥侯問海陵及兩宮太后起居海陵因貴哥傳語自古天子  
多立兩后定哥能殺夫以從我卽立之貴哥歸具述其言定哥  
曰少時醜惡事已可耻今兒女成立豈忍爲此海陵聞之

謂定哥我將族滅汝家定哥大恐以子烏荅補爲辭曰彼常侍  
其父不得便海陵卽名烏荅補爲符寶祇候定哥曰事不可止  
矣乃因醉酒縊殺烏帶卽納定哥宮中爲娘子貞元元年冊封  
貴妃大愛幸之每同輦遊瑤池諸妃皆步從其後嬖寵愈多亦  
希得見一日獨居樓上見海陵與他妃同輦過樓下望見詛罵  
號呼求去海陵陽爲不聞而去其故奴聞乞兒嘗遺以衣服及  
是以乞兒舊人給事位下與比丘尼三人出入宮中因使向乞  
兒索所遺衣服以調之乞兒識其意笑曰我謂妃今日富貴遽  
忘我耶設計先令侍兒盛褻衣大篋中遣載入宮闈者開索見  
皆褻衣悔懼從而詰責闈者曰此天子妃親體之衣何得翫視  
必以奏聞闈者惶恐萬死不敢徐乃盛乞兒入宮與權合盡情  
十餘日使服婦人衣雜諸宮婢抵暮遣出貴哥知之以告海陵

賜定哥自盡殺乞兒及比丘尼三人封貴哥莘國夫人葛溫葛  
魯以殺烏帶功擢爲護衛累官常安襄城二縣令大定初始除  
名烏答補襲猛安謀克終同知大興尹子烏也阿補充筆硯祇  
候改名塘  
大興國事熙宗爲寢殿小底權近侍局直長最見親信未嘗去  
左右每逮夜熙宗就寢興國時從主者取符鑰歸家主者卽以  
付之聽其出入以爲常海陵將行大事意先得興國迺伺間  
入宮預使李老僧結之名至卧內解衣與俱意有所屬者興國  
回辭不敢曰卽有使惟大王之命海陵曰主上淫酗殺戮無辜  
我深以爲憂奈何興國曰是固可慮海陵又曰朝臣旦夕危懼  
皆不自保向汝因我被杖我亦見疑嘗言會須殺君與我寧坐  
待死何如舉大事乎興國曰如大王言事不可緩約於十二月

九夜起事興國取符鑰開門矯詔召海陵入先於御榻上取所  
常佩寶刀投榻下乙夜熙宗聞亂求佩刀不得遂遇弑拜爲廣  
寧尹階金紫光祿大夫賜奴婢百口犀玉帶各一錢絹馬十鐵  
券如其黨再賜錢千萬黃金四百兩銀千兩良馬四匹馳車一  
乘橐駝三頭真珠巾玉鈎帶玉佩刀及玉勒鞍轡天德四年改  
崇義軍節度使賜名邦基再授絳陽武寧兩軍改河間尹兄邦  
傑亦進爲京兆判官世宗卽位盡奪所賜廢于家併罷其子弟  
與所贈父官及降海陵庶人遂磔于思陵之側

徒單阿里出虎會寧葛馬合窟申人徙懿州父拔改太祖時有  
戰功自西京留守歷西南路招討忠順興平二軍節度使入爲  
勸農使工部尚書累河間臨洮濟南三州平出虎初領謀克曷  
速館軍帥皇統四年爲兵部侍郎歷天德軍節度使改興中尹

與宗幹世爲姻家九年授護衛十人長海陵逆謀託爲內應許以女妻其子出虎素凶暴聞之喜甚尚嫌其晚謂今日之謀乃我素志主上不能保天下人望所屬惟在阿家是夜出虎先進刃忽土次之熙宗頓仆海陵復刃之血濺其面及衣卽位拜右副點檢賜物一如其黨子木斯刺尚榮國公主合女加昭毅大將軍駙馬都尉天德二年留守東京加儀同三司八月收河間尹世襲臨潢府路斜刺阿猛安領親管謀克家艱起復爲太原尹封王自恃有佐立功受鐵券凶狠益甚奴視僚屬少忤其意輒箠辱無所恤嘗問休咎於卜者高鼎復以鼎所占問張王乞謂當有天命出虎大喜爲鼎上變告伏誅并殺其妻及王乞焚屍投骨水中

僕散忽土上京老海達葛人起身微賤宗幹嘗周恤之擢爲宿衛十人長海陵以忽土出自其家有恩欲使爲內應語之曰我有一言久欲告君恐泄於人未敢忽土曰肌肉之外皆先太師所賜苟有補於國死不敢辭因言主上失道吾將行大事必得君爲助乃可忽土許之是夜同入宮至寢殿熙宗聞步履聲咄之衆皆却立不敢動忽土曰事已至此不進得平乃相與排闥而入旣弒熙宗秉德等尚未有所屬忽土曰始者議立平章今復何疑乃奉海陵坐衆前呼萬歲卽位以爲左副點檢賜錢絹馬牛羊鐵券轉都點檢改名師恭爲會寧牧加太子少師工部尚書封王家艱起復任樞密副使拜樞密使至右丞相加大尉遷汴賜第一區隣寧德宮時入見徒單太后及契丹撒八反與蕭懷忠北伐比行忽土入辭太后與語海陵聞而惡之連戰無功糧運不繼退軍臨潢時所將精兵一萬三千賊軍雖多皆脅

從之人以羶紙爲甲其勢易與而懼怯遷延追之不及師還遣  
師恭子忽殺虎乘傳逆之至則執而戮于市并其家皆族之大  
定初復官爵後以預弒復削官封其族人臨潢尹守中定遠大  
將軍阿里徒等皆奪職

徒單貞本名特思祖抄從太祖伐遼有功授臨潢府路昏斯魯  
世襲猛安父婆盧火以戰功累官開府儀同三司贈司徒貞娶  
遼王宗幹女因海陵同母妹少與狎昵保褻不顧及俱弒熙宗  
以爲左衛將軍封妻平陽長公主爲駙馬都尉殿前左副點檢  
轉都點檢兼太子少保封潛王居二年海陵召勗之曰汝自幼  
常在左右頗著微勞而近日乃急忽縱有罪樹私恩凡人富貴  
而驕皆死徵也若更不制其心將無所不至朕念弟襄及公主  
於朕同胞故少示懲戒貞但號泣卽日解點檢職爲大典尹復

戒之曰今而復能以勤自勵朕當思之不然黜爾歸田逾月  
爲都點檢遷樞密副使賜佩刀入宮轉同判太宗正事會將伐  
宋禁朝官飲酒犯者處死六年正月四日立春節鞭牛海陵使  
周福兒賜土牛至貞第見益都尹京安武節度爽金吾將軍阿  
速飲以告海陵名詰以戎事方殷卿等知所禁乎四人伏地請  
死數以卿等近屬若因飲酒殺之太重昔魏武帝軍行下令犯  
麥者死旣而所乘馬入麥中欲以示信乃割髮自刑於是杖貞  
七十三人各一百降貞安武軍節度使俄拜御史大夫伐宋爲  
左監軍至揚州師還馳見世宗于中都詔諭卿雖廢主腹心臣  
然未嘗助彼爲虐除爲太原尹改咸平貞在職貪汙不法累贓  
鉅萬徒真定尹事覺使大理卿李昌圖鞠之貞引伏還奏上問  
停其職否對曰未也上怒抵昌圖罪復遣刑部尚書移刺道往

問徵其賊有司給不以時詔先以官錢還其主而令貞納官凡  
還主賊後皆準此例再降博州防禦使降其妻清平縣主項之  
震武節度使遣使者往戒勅之朕念卿懿戚不待終考更遷  
大鎮非常之恩不可數得卿勿蹈前過又轉河中尹進封其妻  
任國公主賜黃金重綵擊毬馬二匹改東京留守賜玉吐鶻弓  
矢公主錢萬貫及海陵貶爲庶人降貞妻永平縣主削貞儀同  
三司降特進奪猛安再徙臨潢尹大定二十二年十一月詔誅  
貞及妻并二子宥其諸孫章宗卽位尊母皇太子妃爲皇太后  
追封貞爲太尉梁國公妻梁國夫人祖抄司空魯國公婆盧火  
司筮齊國公子隨補火慎思十六俱爲鎮國上將軍特進涇國  
公無何再贈貞太師廣平郡王謚莊簡妻進封梁國公主 孫  
銘字國本顯宗賜名重泰性重默寡言粗通經史事母盡孝六

定永充奉御章宗卽位特勅襲中都路渾特山猛安明昌五年  
授尚醞署直長累遷侍儀司令宿直將軍尚衣局使兵部郎中  
與大理評事孫人鑑爲採訪使覆按提刑司事歷右與左衛將  
軍出爲永定軍節度使移河東北路按察轉道使大安三年改  
知大名府就陞河北東西大名路安撫使會荐饑乞大出交鈔  
以賑崇慶初移知真定府充河北東西大名路宣撫使徙單南  
平被殺亦欲執之兄鑑說以河北人心易搖鎬王家在威州車  
駕道出真定銘苟有變朝廷危矣不如與之金牌奉迎車駕銘  
必感元帥之恩胡沙虎從之貞祐初拜尚書右丞出爲北京留  
守以路阻不赴二年卒

李老僧舊爲將軍司書吏與大典國親姻相厚嘗屬諸海陵以  
爲省令史輾轉相結遂成弒逆拜爲廣寧尹同知減半賜以錢

絹馬牛并羊久之海陵惡韓王亨三罪已伏其一殺之獄中意猶不滿因耶律安禮自廣寧還朝語之曰老僧乃梁王故吏若亨伏辜必罪及親族故榜殺之降為易州刺史復起為大興尹同知世宗以前構殺韓王亨故疎斥之遂與可喜謀反伏誅張仲軻幼名牛兒市井無賴以俳優為業善傳奇小說雜以詼諧游陵引之左右以資戲笑及封岐王使為書表即位與大氏家奴王之彰俱授祕書郎畜以弄臣嘗對二人與妃嬪褻瀆仲軻但稱死罪不敢仰視又令保形以觀之彰肉具置珠海陵親視不以為褻俄與兵部侍郎完顏普連大興少尹李惇皆以賊敗時上爵賞大濫伶人于慶兒官五品唐括辯家奴和尚皆置宿衛有僥倖至三品者仲軻益得幸因見宋賀登位使余康弼還日附賜宋帝蓋帶刀徽宗所御諭以此帶卿父常服今以為

賜使卿如見而父當不忘朕意也既退奏曰此希世之寶可惜輕賜上曰江南之地即日當為我有此猶置之外府耳由是知上有南伐之意每先逢其意導之俄遷祕書丞因乘間言營建燕京宮室有司取真定府潭園材木此不可用游陵意仲軻受請託免官未幾復用為少監正隆二年拜左諫議大夫修起居注但令食俸不得言事復以馬欽嘗仕江南故能知江南道路自貴德縣令召入為右補闕并武庫直長習失皆見信用三年召入便殿賜坐與論漢書語之曰昔漢封疆不過七八千里今吾幅員萬里可謂大矣對曰本朝疆土雖大乃有四主南則宋東則高麗西則夏若能混一乃為大耳因問彼且何罪而伐之對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械招納山東叛亡豈得無罪海陵喜曰汝料彼敢出兵否對曰雖出不過淮上而已海陵曰不然江

南聞我舉兵必遠竄蠻越耳欽與仲軻俱對曰海島蠻越臣等嘗帥兵征之皆知彼處道路走將安往海陵謂習失曰汝敢戰乎對曰受恩日久臣雖懦弱死亦何避旣而曰朕舉兵伐宋然後討平高麗夏國方圖論功遷秩四年三月冬至前一日海陵忽夢仲軻求酒飲旣覺聞其死嗟悼良久遣使者奠其墓馬欽幼名韓哥爲人輕脫不識大體其視海陵如僚友然每名見與語旣出輒以語人上與我論某事將行之矣累遷國子司業伐宋至和州因蒲盧渾言舟小不可濟欽上前對曰臣得棧亦可渡也卽與習失及宿直將軍溫都奧刺皆從戰亡一猛安并軍士百餘人世宗卽位惡欽巧佞命除名

李通海陵時以便辟側媚得幸累官右司郎中遷吏部尚書請謁賄賂輻輳其門凡渤海漢六仕進者必賴通及戶部尚書許

霖爲之先容右司郎中王蔚任其事其女直契丹之仕進者必賴刑部尚書烏帶簽書樞密遙設爲之先容左司員外郎阿里骨列任其事俄拜參知政事窺知海陵恃其累世疆盛欲伐宋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然後可以爲正統每與近習羣小盛談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以逢迎其意海陵信其言任通爲謀主遣使分往上京速頻胡里改曷懶蒲與等路泰州咸平府東京婆速曷蘇臨潢西南西北招討司北京河間真定益都東平大名等府并西京路籍丁壯爲軍使益都尹京等三十一人押諸路戎器於軍行要會處安置候軍至分給詔通典領其分給之餘與繕完不及者皆聚而焚之拜爲尚書左丞令副高景山王全爲賜宋帝生辰使諭以汝見宋主卽面數其焚南京宮室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之罪當令大臣來此朕親詰之且索漢與淮

南之地如不從卽厲聲詆責彼必不敢害汝惟欲激怒彼國以爲南伐之名全至一如其言宋主謂全曰聞公北方名家何片如是宋復遣使賀遷都海陵使韓汝嘉辭之境上時大括天下羸馬官至七品聽留一馬其舊籍民馬在東者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交相往來晝夜不絕死者狼藉于道官吏亡失多者懼罪多至自殺所過調發牽馬夫役蹂踐民田又詔河南南州縣所至儲糧以備大軍不得他用有司奏羸馬無可給通言比歲民間儲畜尚多今禾稼滿野羸馬可就牧田中借令再歲不穫亦何傷乎及徵發諸道工匠至京師疫死者不可勝數民不堪命盜賊蠶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以護衛頑犀爲定武軍尚賢爲武安軍蒲甲爲昭義軍皆節度副使給以銀牌就督責之以通爲左領軍副大都督實專其事恐糧運不繼命諸軍渡江

無以僮僕從行聞者莫不嗟怨先所造戰船因梁山灤水涸不得進又命通更造督責苛急日夜不得休壞城中民居以爲材煑死人膏爲油殫民力如馬牛費財用如土苴又過於狹小不能濟大江海陵召諸將謀欲北歸且分兵渡江議定通復入奏陛下親征深入異境無功而還若衆散於前敵乘於後非萬全計今留兵渡江車駕北還諸將亦將解體且燕北諸軍近遼陽者恐有異志宜先歛渡江舟焚之絕其歸望然後陛下北還南北皆指日而定矣海陵然之明日至揚州使符寶耶律沒咎護神果軍扼淮渡凡自軍中還至淮上無都督府文字皆殺之令出內箭飾以金龍題曰御箭繫帛書其上使人乘舟射之南岸宋將王權亦縱所獲軍士三人齎書數海陵罪通取以奏海陵大怒亟欲渡江驍騎高僧欲誘其黨以亡事覺立刃剗之命通



令軍士亡者殺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殺其謀克謀克亡者殺其猛安猛安亡者殺其總管軍士亦危懼復遣運鴉鶻船及植於瓜洲渡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死帝遂遇弒督府罪通等贊成其事併其姻戚監軍徒單永年副統制郭安國等皆殺之人心始快

高懷貞為尚書省令史海陵為相素與狎昵至忘尊卑勢分使各言所志海陵曰吾志有三其一國家大事皆自出二帥師伐國執其君長問罪於前三得天下絕色而妻之時蓄不臣之心已久小人佞夫爭進諛說大定縣丞張忠輔給言夢公與今上擊毬公乘馬衝過之上墜馬下海陵聞之大喜及篡立擢懷貞修起居注累遷禮部侍郎贈故父濱州刺史中奉大夫定二年降奉政大夫與許霖等六人皆放歸田里五年仍復起懷貞

復為定國軍節度使上戒之曰汝等在正隆時姦佞貪私物論鄙之朕念沒身不齒則無以自新若怙舊不悛必不貸汝矣梁琬本大臬家奴隨元妃入宮以閹豎事海陵性便佞善迎合特見寵信舊制宦者惟掌掖庭宮闈之事天德三年始以王光道為內藏庫使同領者衛愈梁安仁海陵因論之曰人言宦者不可用朕以為不然此中豈無人乎後唐莊宗委張承業以軍竟立大功卿等宜悉此意矧今帑藏之物雖出民力惟糾察姦弊犯者必罰無隱庶稱朕意自此琬始與政事委任尤甚累官近侍局使數使往視營建南京宮室工役時一殿之費不可勝計琬或言其未善即盡撤去雖丞相張浩亦曲意事之與之均禮知海陵欲得天下絕色極言宋劉貴妃雖蜀之花蓋吳之西施所不能及必乘此機一舉兩得海陵大喜伐宋將行命高師

姑兒貯衾褥之新潔者俟得劉妃用之然實與宋通謀勸海陵南伐徵天下兵以疲敵之駕至和州聞其交通有跡傳泄事情怒曰汝本奴隸朕拔擢至此乃敢爾耶又見所信任校書郎田與信面目可疑必與同謀皆命執於軍中遇弑之日並爲亂軍所殺

完顏元宜本名阿列一名移特鞏本姓耶律天輔七年宗望追遼主至天德父慎思來降言夏人以兵迎遼主將渡河去宗望亟移書諭以禍福夏人乃止賜以今姓官至儀同三司元宜便騎射善擊毬皇統初元護衛累遷甌里本群牧使入爲武庫署令轉符寶郎海陵篡立爲兵部尚書歷順義昭義二軍節度兼勸農使伐宋領神武軍都總管益以大名路騎兵萬餘前鋒渡淮拔昭關遇宋兵萬餘于柘臯力戰却之至和州宋以十萬兵

來拒復麾軍力戰抵暮而罷宋人乘夜襲營又擊走之黎明追及宋兵斬首數萬以功遷銀青光祿大夫會增置浙西路都統制卽使領之佩金牌賜衣一襲海陵軍令慘急亟欲渡江衆謀決計於元宜猛安唐括烏野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除舊布新不若共行大事舉軍北還可保無虞時元宜子駮騎副都指揮使王祥在別軍密使人名之旣至定約詰旦衛軍番代乘此給言有令詰旦咸去馬登舟衆聞皆懼因告以舉事欣然許諾十月乙未黎明元宜王祥烏野與武勝軍都總管徒單守素謀克幹盧保婁薛溫都長壽等率衆犯御營海陵初聞以爲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近侍局副使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海陵曰走將安往方起取弓輒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合幹魯補先刃之手足猶動遂縊殺

之。驍騎指揮使大磐整兵來救。祥語以無及。乃止。軍士攘取行營服用。皆盡。磐以衣巾裹尸焚之。及慶山皆死。元宜行左領軍。副大都督事。遣使者南京殺太子光英。大軍北還。入見世宗。拜御史大夫。尋進平章政事。封冀國公。賜玉帶甲第一區。往泰州。路規措討。契丹事。使忠勇校尉李榮招窩斡。被殺。詔追贈進四官。契丹已平。還奏益諸群牧。鎧甲各二十副。給臨潢戍軍馬六百匹。詔從之。既乃罷。為東京留守。賜以襲衣。吐鶻廐馬。海東青。鶻未幾致仕。卒于家。上聞。遣使致祭。賻贈甚厚。大定十一年。尚書省奏擬納合斡魯補。除授。上曰。此人首弑海陵。人臣之罪。莫大於此。豈可復加官。姑聽仍舊。世襲謀克。十八年。札里海上言。弑海陵時。臣亦與黨。宜削奪。以為人臣之戒。上曰。札里海自請其罪。以勸事君。亦人之所難。遂以充趙王府祇候。郎君元宜子。

習涅阿補為符寶祇候



